青野謾輯 四

嗟呼人生之須臾豈可
猶如白馬之過鐵隙

青野漫輯卷之四上

自我　肅廟朝紅袖之變至尼懷分門

自甲寅後諸福與清風金佑明及諸南交結日深至於潛姦宮女將有不利之漸　明聖王后雖知之以清風不應未如之何時有許珽者　仁廟初潛時友人許啓之子而長安大俠也一日突入清風家曰吾外南而內西也公外西而內南也今日吾與公為偏論可乎清風曰何謂也珽曰　仁祖氏吾父之別交也故　仁祖之子孫與吾父之子孫為世交今世交子孫如彼單弱孤危不保朝夕吾是以憂之寢不成寐曰涕泗滂沱清風聽之忽思聖體幼弱多疾且無兄弟親子又無宿昔大臣可以保護者而彼諸福諸南日與相結遂感語即入白楨柟交通宮女之事因囚楨柟杖宮女宮女遂各自服時諸南以清風為誣

服宮女欲殺王孫云云而有反坐清風之說積以首相入告諸
福之冤清風之誣時 明聖王后在帷後乃大聲痛哭而責積
曰汝以累朝舊臣受恩如何不思報效敢以吾目覩事爲曖昧
耶積惶恐失措乃請罷諸福而出明日鑴宇遠啓曰管東 慈
殿不使預政云而管東極其凶慘故出世文字改以照管動靜
矣此豈非爾瞻心術乎趙賊嗣基則至謂之恰似文定王后若
使此輩遲延時日則安知不有幽廢之事耶(江上問答)
始楨柟兄弟三人俱蒙 孝顯兩廟眷愛常出入禁中漸益驕
溢至大喪之初柟又以代奠居宿殯殿並陰結朝紳畵窮威福
時𨷂䁐兩宮間而又有諸舅(吳挺緯諸人)兄弟賓客爲之羽翼人莫
有敢指之者公曰此管蔡之漸也遂草疏曰福昌君柟之兄弟
荷 孝廟如己出先朝若同產之恩何可量哉恩眷之隆敬謹

寢懈出入禁闥醜聲聞外此乃 先王之所駭憂 慈聖之所
難處 聖明之所承教微臣之請早善處於前席者也由家以
及朝廷關係至重日磾斷息後世稱美沙門犯戒僧徒猶恥乃
使各殿紅袖至為有子之人而莫之禁遏則其傷壞 殿下家
法為如何而亦何可以為國乎其舅挺昌訹其黨素與禎親密
者鑴及許穆俱請入對請召清風府院君至闕問所言禎柟事
何從得之意在迫辱公公惶懼不敢詣闕詣金吾待罪 上尋
遣史官諭公還第是夕 慈聖又親諭大臣由是而大臣始請
禎柟等罪而依阿縱舍不盡法由是而鑴有管束 慈聖之言
趙嗣基有負罪引慝之語洪宇遠又假易家人卦為內外正位
之論由是而李熈挨朴瀗之類益復盤牙窟穴日進邪蹊清風府院君諡狀

忠翼公待命于金吾 后遂與 上東
向坐 后閉牖而處閤內召大臣諸宰旣舉拜哀哭明言楨㮒
等姦事非朝夕之故於是 上鞫問宮人宮人皆首宗楨㮒等
始就勘 后又勸 上寬楨等罪而並其宮人只命竄配明聖王后
誌文
臣聞易之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男位在外
女位在內是以婦人正位乎內不預外事無專制之義有三從
之道苟違是道有乖於大易內外之義矣 殿下沖年嗣服躬
自聽斷 慈聖初未嘗有垂簾之舉向者楨㮒等污衊之行宗
近古所未有之變治之苟失其律大臣當有陳之者全臣必有
執之者而當備局三司引見之時 慈聖猝御殿室親自隔壁
臣隣顛倒並失所措固知 聖意欲明楨㮒等罪犯為此不得

已之舉而遠外瞻聆安得不駭也親有過舉不能諫止而終爲非義之歸則子之過也諫之而有欠巽順或至於傷恩害義則亦子之過也顧 殿下深惟幹蠱不可貞之義克殫其誠以盡其道使事合乎義無害於理則 慈聖不貳過之懿德將與任姒匹休矣 洪宇遠疏

親親之道以恩掩義宗天理之當然人情之所不能已也彼禎標等不敬無禮之罪固甚駭惋而王室骨肉之親非在大逆不道之科則古之人有屈法伸恩之道漢人論梁王立之言曰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汚衊宗室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今日之事宗槩於是有足深慮長思者況禎標等事 慈聖既上念先王撫育之遺意下體聖明親親之私

恩黜斥之外初未有深究之教此寔盛德事也今令臣之閔月
爭執以戚我 先王傷 聖上覩〻之心者臣未知其可也尹鑴
疏
黑氣刺日者初以講學為名而見絕附西而見棄附南而見擯
今又投入於小北終始以公子為托身之窟此後又未知幾許
變幻耶可謂千百億化身人也嘗見其書詳記其父之事曰初
附奇自獻柳永慶永慶敗又附柳希奮發大獄以中廢主意朴
承宗以國婚再起則又以舊交締結又見李爾瞻勢盛遂傾身
附之癸丑以後乃貳於柳朴力主廢論與鄭造尹訒無異後又
內惧稍忤爾瞻意爾瞻斥之出補慶州府尹以死云其父子反
覆之態如出一套而惟其父則殺王子以利身子則結王孫以
發身此一事稍相反而其心則未嘗不同亦其時勢使之然也

（屯菴与閔鼎重書○刺日云者出周礼周礼下彙三曰鐫謂日傍雲氣刺日然則其人命名之宗自然符合異哉○屯菴与李翔書）

吳挺一兄弟乃公内子之異姓踈屬故吳之兄弟有時往來而吳之甥姪乃三福也公曾與三福無半面之分三福亦自以王室至親不敢自通於公而時輩搆揑公謂公曰三福潛通禁掖媒孽兩宋之罪至謂公乘夜往福家見挺於邏卒雄唱雌和公益困矣公嘗曰死生命也窮達數也只可任天而已且吾变其初見求合於英甫輩則亦近於枉尋直尺乎時愛之者憂其踈於自謀疾之者謂之放恣無忌（驪江遺事）

當初其人曰禮論倡爲子可臣母之論而著爲成說自是坤道配天之尊徒覺其輕損矣至於榻前又發牝鷄勘照等語自是之後其徒相繼侵侮至使 慈聖有閉口將死之教爲臣子誰

不欲刎頸抉腹不欲聞此教哉而渠乃揚揚自得攘臂當道天下古今安有此等事哉故愚則甘心罪戾無一毫憾恨之意也

老菴答明齋書

竊聞門下之與人書語及先人曰使其若在以爲如何云故拯輒與弟單語之曰先人而在不過以爲當時豈料其至於此極也云爾寧有私吝之意然先人固以其托相門而逞私見爲失身至以處子倚市屠門誦佛斥之矣今日之所倚托者不但相門而已則先人之言亦不可謂不先驗也拯又曰使先人復於門下則固當以着人不破輸一著於門下而其於門下自反之道則恐當以己甚致亂之訓自咎然後方可厭於人心耳蓋以彼之禍心一踐其言之後則門下雖不欲自居於先見而人自歸之所少者引咎一節耳未知此言獲徹於門下否

明齋答老菴書

伏見 慈聖下藥房批荅臣肝膽摧裂終夜徊徨達朝疑惑未得其故也 慈教有曰不忍聞之辱及於 先王又曰由我而有害於 主上聖德嗚呼 慈聖之下此教 殿下之過耶朝臣之罪耶遠近傳聞莫不驚惑聞入診時 殿下曰朴瀗疏入時予侍 慈聖之側慈聖覽疏而深懷未安有此下教云 慈聖之所未安者在於么麼一朴瀗則彼瀗何足惜哉雖然瀗疏一上皆欲殺之蓋其疏意能巧中一時之忌諱故也至於語及先王語及 慈聖者蓋言造言傳說者之無狀非敢自欲非毁先王非毁 慈聖則亦與自誹謗者有間也若曰此而重治則徒狀外人之心適足歸怨於 慈聖云云 承旨趙嗣基疏

備忘記觀此趙嗣基疏則身居近侍之列敢以人子不忍聞之說加之於君上肆然投疏營救危險之輩如此恠妄之人不可

尋常處之削奪
彼時烈者無君不道之凶也逮至 先王惕然感悟釐正喪制
而未及按罪至於爲明繼照之初乃曰 先王所以照其肝腑
者必由於數三公子倡爲陰險之言以爲網打一時名流之計
攘臂大言無所顧忌及其凶計不遂渠遭竄逐則造爲飛謗內
以驚動 慈聖之心外以疑惑 殿下之聽及楨樮等自陷於
罔測之科則又欲乘時搆陷以遂前日之計云云 幼學朴濦疏
得見朴濦之疏滿紙無辭非諂則詐誠可惡而亦可駭也時烈
等負犯廷臣盡言矣 聖明洞燭矣寬厚之意常存於處分之
際玆乃盛德事也濦乃激上下之怒逞必殺之心此何意耶至
於 先王之照其肝肺必由於數三公子等說豈非詖辭之甚
者乎濦也從何得聞而乃敢筆之於書上達天聽乎嚴討楨樮

等之罪者既是聖明紹述先王之遺意而亦慈聖之所嘗親教者也未知指何而謂驚動指何而謂疑惑耶聞此人短於爲文尋常擧業亦不成樣云今若招致政院使著一通文字則情僞莫逃云云 領相許積疏

代趙括母上書請勿使括 朴瀍

昔者趙括之母上書請勿使括何爲請勿使也爲國家計也何謂爲國家計也括之爲人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國家之安危係於括之使不使故也今者小臣上疏請正國是何謂請正國是也欲以正宗統計也何謂正宗統也時烈亂國大統厥罪未正國家是非係於討罪之嚴不嚴故也然則括母之書爲國家上也今臣之疏亦爲國家上也何者莫非爲國家忠憤之激也嗚呼括母之書不用於其時而已今臣之疏不徒不用又從而

試述於禁庭將欲置之重律何聖代擧措之若是耶旣有君父
之命則臣子不當違越而士固有志禮不踰閑臣不欲撓此志
而踰此閑矣止此而已但俟鈇鉞之誅惟　聖明察之恕之
令日朝臣論宋時烈之罪輒以執國命作威福爲之罪案　殿
下歷考往牒曷嘗見明君哲辟之在上而下有執國命擅威福
之臣乎設令時烈誠有擅國之罪終始委任而尊寵之者非
孝廟與先王耶況以我　孝廟先王之明其肯受制於下任其
把弄國柄而莫敢正其罪乎向者臣强之說發於北譯之口君
臣上下憤菀痛迫將有卞誣之擧此豈爲臣下而然哉誠以旣
曰臣强則主弱自在其中故也其時　慈聖下賓廳之敎曰
先王於此果有一毫近似者耶　慈聖所以痛　先王之受誣
者不在於臣强二字耳人臣之强孰不執國命擅威福者哉然

則今日當下之誣不在於異國而在於朝廷之上在異國則卞
之在朝廷則置之其於義理果何如也前後進言者率多悖倫
而亂常至有勸 殿下以照管 慈聖之動靜者從古以來未
聞以子而照管父母則豈非逆理之言也府院君金佑明之疏
中所陳只是至誠憂愛之發而至請召致而庭詰有若置對鈎
問者然此何意耶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非
母與子之位而以此爲喩固已悖矣今夫匹敵之間猶不敢對
其子而斥其父母之過則指斥 慈聖之過於 殿下曰無使
貳其過是何分義是何道理濾疏所謂內以驚動 慈聖慈聖
之所驚動亦著於何事耶況 慈聖下藥房之教有非臣子所
忍聞者而 慈聖之教由於濾疏亦已承教於榻前矣 慈聖
宿患沉痼之中今又因此盡傷以致玉體之增其不豫則 殿

下當作何如懷耶治奸人誣詆之罪少慰 慈聖之心此亦保護之道也 聖上特下拿鞫之命而趙嗣基公然投跡至以歸怨 慈聖楨柟等竄配半年遽命專釋不幾於恩勝而蔑法乎然而此擧初出於 慈聖與殿下之特恩則不害為親〻之仁而至於自下力請汲〻然猶恐放還之不早豈非大可寒心者乎且聞其為恐動君上之計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分疏之語至以為初非重大之罪比於人家子弟近婢僕於父兄之前云者是何言也 金壽恒劄

答金領府劄曰觀卿劄辭不覺體寒而心冷也 孝廟之待時烈亦猶高宗之傅說文王之呂尚昭烈之孔明太宗之魏徵則為時烈者所當竭力圖報之不暇而反生陰險之計貶降倫序壞亂禮制所當論以一罪而以孝廟禮遇之故施以次律矣卿

劉所謂徒急於罪時烈而不知其言之侵犯君父者尤極驚愕
大舜之世尚有共鯀流殛之典況時烈忘 孝廟之厚恩誤
孝廟之宗統此宗孝廟之罪人也又曰至有勸 殿下以照管
慈聖者是將離間予母子也仰天叩胷生不如死楨柟等俱以
骨肉之親雖有罪犯久竄遠地以 慈聖仁愛之心特欲放釋
故予仰體 慈聖之至意返之京第使之杜門自責其於議親
之義明矣楨柟等所犯不過持身不謹而已時烈則身犯一罪
而卿反伸救欲使我骨肉至親陷於不測之地卿何面目復謁
兩廟於地下乎
合啓 殿下冲年嗣位祗奉 慈殿誠孝彌篤而金壽恒乃敢
爲不測之說加之於聖明傳播遠通疑亂人心請罷職答曰壽
恒負國之罪不可不屛諸四裔不與同中國中道付處

○丁巳十月增廣會試應辦官以試官意啓曰今日開場以左
傳美疢不如惡石出爲賦題則良久之後擧子幾半起立曰此
題不可製述請開門以出問其緣由則題意大有觸諱云臣等
反覆參究不得其說而旣以觸諱執言不爲改題明有事目不
得已改他題以試之意惶恐敢啓定齋集
晝講入侍時　上曰試場事何如知經筵閔熙曰題意與擅弓
免子游裏無異矣　上曰文字之可合書題者何限而乃出如
此之題雖出於無情事甚駭然試官等推考同上
右相許積曰彼陰附時烈亂統之說者當試士之日引左傳
隱然試諸生左傳引喩之事專以捨長立身爲非其用意無狀
顯然貶非　先王釐正之意抑何心也此大義之罪人也其所
謂美疢喩於何惡石喩於何大禮旣正之後罪〻人不嚴朝廷

之羞辱至此〻宗國家自召之也云〻 同上
左相權大運大憲尹鑴引見時試官等拿問事下教傳旨文字
之可合書題者何限而乃引左傳廢長立次之事出而為題顯
有譏貶之意其為痛駭莫甚於此云〻 同上
朴泰輔白等矣身以年少新進全未経事初場出題時堂上試
官披閱書冊曰使參試官並皆搜出矣身偶取左傳一冊翻閱
之間見美疢惡石一句語拈示座中曰此或可合出題耶試官
皆以為可遂以此書題出掛矣大槩此一句語自是行用習聞
之文字故當其書出之時初不暇致意於解題措語當初此題
雖發於矣身之口矣身既在試官之末不過偶然拈出以問可
否而已畢竟定用宗待僉議之歸一而均為泛看俱不致察其
造次之間出於無情據此可知云〻 同上

賓廳坐起三公取見試官原情領左相以為朴則以出題之人難免重罪其餘則必是無情其在原情定罪之道以當有參酌之擧矣右相極峻以為國家論罪徑先以無情定律此非施罰之本意且上試官李正英似當與朴一體矣領左相以為上試官之平日不平於禮論人所共知云云朴則定以極邊其餘則領左相意在於徒年右相意於付處未得歸一將入侍各陳所懷俟 上發落禁府李正英尹深李弘淵金慾李華鎭睦天成等中道徒三年朴泰輔邊遠定配戊午放還上同

○持平李沃啓曰禮制誤而國是紊公議鬱而人心憤今幸禮制已正國是已定則不可不論罪首誤之人云云乙卯

李師顔淸州佼生之請伸右相者所納李沃上宋時烈二道書上年李沃自下之疏不為明陳李淕則又以為尊慕早滔乃臣兄之所嘗痛

嫉如有臣兄手書簡牘則何不出而證之觀此兩札筆跡既是
李沃所自手書大臣重臣齊會之處亦嘗取見其書有曰獻歲
發春伏惟葯者神相台躔道体康福無任慶忭之至小人瞻望
德宇賤忱有素而曾佐湖幕惟奔走道路一未嘗造謁門屛逮
受京職辛辛爲祿仕是急亦未能奉書伸起居是小人乾德之
誠薄自遠於大人君子之門罪悚之外夫何喻哉仍伏想華陽
水石天作地藏以遺其人其烟霞之勝足以供閤下貞遯之樂
而方今横議出而人心淪民生困而主上憂勤經濟之手空
抛渭陽之竿則其爲朝野之缺望何如哉大君子用行舍藏之
義固非小人之腹所可窺測而敢恃包洪妄有陳說僭猥之極
無所逃罪所呈溪羅四幅願得行身從仕妄言八大字付之漳
子朝夕觀覽爲紙地不至空還伏受先賜何可與百朋之比哉

丁正元敢旅新賀惶恐不備伏惟鈞照庚戌元月十二日小人
李沃再拜上書又其書有曰蔑蒙小者無以猶人而星嶽之高
人皆可知慕用之誠自不能後人首春一書敢伸居起之禮而
亦難逊僭猥之罪矣尊翰下覆奬諭太過拔之冗〻之中指之
可為之方自惟謭薄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也奉讀流汗不知所
對況此八字門架拈出廿篇之中以為學者鑰匙語意約而大
字法奇而正小人之獲此重寶實先生賜侈也鐫感之外尤無
以為喻也頃忝湖幕行過西原而竟失函丈之拜下懷尚有歉
然者仍伏想春日倦洞水暖魚遊靜裡道趣一倍閑適而末由
超塵臼而陪清誨每對李中丞端夏趙堂后根共說傾囷之悵
矣只伏祝道體神相不宣伏惟下鑑再拜荅上書庚戌三月十
日小人李沃拜手此實尊命畢諭之挺及今日沃等乃欲悉掩

前跡公肆遮諱自欺〻人殊極可駭（息庵集）
數年前李沃丁憂趙根弔之沃極致尊尚此漢之意言必稱先
生且曰嘗得其格言刻之印章云而日者罪我之啓罪目很藉
必是余前則或有善狀而數年之間乃陷於無君不道之惡矣
（尤菴集與閔持叔書）
告廟之議門墻文若主之云班馬文章程朱道學何其轉頭之
頃遽變作此罔赦之奸凶耶可發一大笑也（尤菴集與閔大受書）
故淸風府院君妾之弟即校書正字許堅之妻也有與堅相詰
之事往于其家爲堅所毆至於折齒毀傷號哭還家惡辭載路
穿過掛市人孰不聞哉雖曰賤人乃 總聖之庶母也堅何敢
毆打謬辱如此乎又聞大憲尹鑴之在江上也公然斫伐西道
禁松幾千條新造家舍云凡生松斫伐滿十株則罪至全家而

宰相權門盡山斫取以成其家而置之不問乃若樵童牧児枯松落葉之採掇者則考法嚴治豈不大可寒心哉且聞近日勢力之家掠人妻妾好騙徂詐醜辱萬狀都城之人怨毒忿怒喧如鼎沸臣雖不知其人姓名之誰何而此亦古今之所未聞京都以首善之地乱風壞綱至於此極國之滅亡將在目前臣不勝体栗而膽栗也（右尹南九萬疏）

臣之庶子堅妻故兵使洪舜民之妾女而性行凶悖且有穢行醜聲頗傳堅乃招致洪女之族黨欲質言其事而黜之洪女乃與其妹同輪而來其間擧措之可駭不可俱狀而誣辭覺語凡可以害臣家者無所不做云云（領相積箚）

自戊午柳李之戰朝著角立左相權大運及諸權李鳳徵李湜輩判府事許積吏判洪宇遠工判吳挺緯諸人論議常主峻激

領相許積右相閔熙三柳諸閔俞夏益吳挺昌吳始壽吳始復諸人持論寬緩峻者謂之淸緩者謂之濁己未夏間長髻按律之論淸者力主之按律之啓久未蒙允權大運及諸權衆李有廷請之議許積閔熙以爲不可諸權單必欲擊去許積而後行其所欲許積上劄力攻許積專權植黨締結貴戚誤國虐民之罪且言堅之徵事曰南九萬疏發覺而朝廷掩護九萬竄堅卒無事云云翌日積撤家向忠州　上於許積之批辭旨極嚴積上待罪疏而向連川　上終不勸留一日之內三遣知申事于許積所到處懇諭明日又如是日日如是而積竟往忠州　上震怒權李之指嗾許積特命遠竄權大載李沃李鳳徵等沃之父判尹觀徵對人垂淚而言曰沃也曾在西人時不至如近日之困厄今則連被極罪事有不可知云云 歷西鶩錄

○獜坪之子諸福素是驕桀今 上初年數有違豫諸福陰蓄不逞窺覦非望是時西人當路恐難售計遂投合諸南以尹鑴許積為師欲為排擯西人之計而但無隙可乘乃相與密謀曰宋時烈乃西人領袖若排宋則諸西必盡起而扶護矣隨其扶護而次第擯去則可以盡逐西人而第逐宋罪案當據何事又謀曰己亥禮論終拂人情以此為罪案則去宋如反手耳遂乃潛間內外以煽甲寅之禍時許積為首相諸福乃潛見積妾子堅曰今 上如有不幸汝使我為嗣我當兵判汝矣堅大喜遂參天為盟是時清城獨掌西銓密知其機遂審察以成庚申之獄大抵南人則以此獄惟福堅窺覦非望罪止其身足矣猶異犯弒之逆云俟上不幸各欲為嗣故云至於黑水輩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袞貞此南人之究庚申獄也江上問答

柟楨俱以王室之至親徧蒙累朝之優渥獨非時而出入如遇家人期永保其始終不問小過其奈族盛而多僭且曰寵極而啓邪仍懷不奪不饜之心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厚招武士不逞之類結射伴而作爪牙廣交卿宰無義之徒布親黨而爲羽翼游獵徧於近郊遠野之外會集頻於深夜密室之中國人固疑其陰秘之蹤急書果上其凶逆之狀柟則締柄臣之賊孽藉其權威媒惡種之老奸通其謀議文成約誓鷄血瀝杯觴之間家置王章玉帶兼日月之頂幸寡人之有疾意將何爲謂天命之在身事且不測興言及此痛心如何楨則當其汚穢乎後宮已有亂逆之先兆姑宥以遠曾屈法而伸恩旋召而還寧懷罪而悛惡黨與並蒲於中外犯上之賊謀初萠推戴互及於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樂禍無已豈不慘哉鍾戾惟均是何理也至於

逆堅之稔惡宗倚父積之美權氣勢足以操縱朝廷富厚足以豢養姦宄貪淫黷貨奚啻世蕃之挾嵩驕恣騁妖殆甚敬舜之憑賀自知王誅之必及於己回交宗戚而力為之謀先布腹心大福欲徼於後日私定指目出言已播於群聽激動卿紳托冠戎而復体府募合驍弁啗金帛而作家兵藏伊峽團東之私屯敢擅指揮於老將設胡服刻成之陰計預擬驚惑乎愚民收重臣一二人欲資迫而威衆遴力士數十單將衛護而入宮覘其首尾布置之形殆成肘腋猝急之變幸賴神人之協贊遂得出孽之咸㑹擒即爰書先自承而吐款楨有衆證雖欲諱而難逃尚特推於餘恩俞就磬於屏處凡諸妖亂之腰領悉依邦國之憲章已將逆賊擒楨堅台瑞萬松景毅等處置正法乱生於骨肉之至親禍發於股肱之巨室既厭情之畢得於予心而增嗟

然而事関宗祊自騰輿情之喜慶均遐迩寧稽溟蹄之宣（討逆頒教）
文
賊堅輸情已伏邦刑則収司之律自有常憲而伏聞昨日道中
有罪人許積削戢爲民放歸田里之命設令其身無所與知亦
爲大逆而能保首領者斷無此理況擅用威福廣樹偏援再設
体府陰養私兵使賊子籍此生心則其不道之狀無君之心擧
國之所共憤也苟非積之權傾人主勢焰熏天則逆柟豈可徒
恃一賊堅而敢生凶逆之謀也哉且其凶徒不軌之語不無與
知之端賊子陰嗾之謀顯有難掩之跡論以王法斷不可貸請
按律處斷（西坡集府啓）
○楨等兄弟無所忌憚宮掖樹其腹心卿相半爲羽翼紅袖之
獲特其薄物細故　慈聖之親自臨諭宗出於萬不獲已而照

管動靜之語首發於尹鑴以不貳過之說繼鑴而投疏者洪宇
遠也其所引家人卦尤極謬矣盖內三爻即女位也外三爻即
男位也三與六爲父母而當嚴君之位二與五爲夫婦而初與
四爲子女名義界限截然不紊其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
特就其對待上而言曷嘗以九五之母位與六四之子位稱爲
內外男女而責以各正其位乎其營救罪人誣誇 東朝之計
即與鑴一套而鑴既被重誅則宇遠亦安得獨免乎同上
○趙絅特一黨邪害正之人而 先王未嘗一見其面則其不
可濫路 先王之庙庭婦孺之所知而只以向時奸黨徒懷阿
好之私不顧事体之重爲此前古所無之舉求之神道不遠人
情則 先王在天之灵亦必不豫於冥冥之中矣答曰趙絅之
於 先王無一日際遇而配食庙庭揆以事体宗涉未安俯循

公議允從黜享之請矣西坡集玉堂劄

○庚申善類彙征廉直則推趙光甫朴士元文學則推吳貫之林德涵言議則推韓魯詹力量則推朴汝吉至若清名雅望惟吾權君汝元是已權司諫斗紀仝碣

庚申夏　上黜權偉思用舊人沈君聖潤首入金憲與趙光甫吳貫之諸人及余并列三司聖潤以掌令獨啓請竄尹鑴閔宗道削黜閔黯安置楨柟等無何堅柟逆獄起鞫獄既竟勘保社勳聖潤論保社諸臣雖有勞固臣之職耳旂常事重不宜輕施請寢錄勳是秋鞫獄再起金益勳申範華等五人命追錄勳籍蓋範華始與賊家相密再鞫名出賊招甚緊元勳金公錫胄即其功親以詗察賊情來告勳臣為功欲掩其罪聖潤以為範華雖曰私告元勳名不在急書且曾為問事郎參鞫親聞

範莘爲賊元老所告引到今追錄事甚無謂宜正其罪遂論啓
請竄金公席萬疏辨至謂朝議爲反逆報讐 沈應教濡仝碣
時憲府久争金益勳等追錄正勳之命掌令趙甫炳權斗紀持
平韓構遽停啓 上促召大臣勘勳右相李尚真欲與領相金
壽恒請還収成命壽恒曰屢陳此意未蒙俞允今日復争徒歸
文具尚真再上劄争之左相閔鼎重亦上劄論其不可皆不聽
上又命錄校理李師命主謀之功壽恒以爲左右相皆不至臣
不敢獨勘勳籍 上教曰告廟已廹勘勳不可遅純領相與元
勳相議勘定又下教從之遂策金益勳趙泰相申範華李師命
李先漢爲二等李元成爲三等即日皆超資封君玉堂林泳宋
光淵等上劄曰追錄事國人皆以爲不可至於李師命之追勘
節次増添轉傷事体云云 芝齋集

項年李汝㦨以御營大將曰風癱不能摠理事務已久勢在於
必遞伊時許積之意初屬於李益亨光城往見積言其不可遂
更有以文臣擬差之議積意又在於李元禎而或有言吳挺緯
注說權閔亦有欲占之計者事端益危惴臣不得已與臣從弟
錫翼相議錫翼乃以臣兄錫胄欲有所獨陳於 上前者願得
一清燕之意稟達於 慈聖曰此自 上召見臣於養和堂西
便殿臣備陳此時兵權不可他授之意乃薦金益勳可代汝㦨
其日臣自宣仁門出向梨峴至東營前路遇吳始壽則始壽曰
何以從此出來乎臣權辭以應之其日郎尹鑴家設酌日也諸
宰絡續注赴臣所遇者三四人皆不無惧之色過數三日而私
謂之說已流播於縉紳間許積素機警言於人曰此必爲御營
大將也臣私竊計之必須另薦積所親切之人以中其欲可以

釋其疑又必須得與禎柟不親之人以授其柄可以緩其禍而
李昰宇之妻即許積所取養丁氏女之兄有姻親之分積所欲
援擢而用之者也且宇昰曾於紅袖之變力主禎柟按律之論
為吳挺昌所憤罵常自分禎柟得志則渠必死不免於彼輩
宰秩之中惟宇昰不為禎柟之倘臣遂往見許積積故挽臣至
昏密問曰自　上有私覲之事然否臣即應之曰然積曰　慈
聖自經大病之後氣候何如臣答曰頃者召臣蓋亦為親問
慈聖患候前日餘証尚爾沉重矣仍曰小生既與大監同為國
事不可有小隱諱故敢以此言告之然外人必多致疑請為小
生秘之積即曰吾必無漏也仍過數轉語之後臣先發汝發當
遁之狀仍謂積曰大監何不薦李君宇昰而代之耶積不意驚
問曰何為也臣曰方今西人雖敗至於將任猶有難捨之意先

城之沮敗益亨大監宣不知之乎南人又欲於已尚中為之而
令若歸之於吳君瑞輩則宣不益致人疑慮乎宇昂明敏識去
就且曾為楨桱按律之論吾儕之人必不至大疑且公門下得
一大将亦宣非好事乎許曰此計甚善吾所未思當與僚相〻
議為之臣還家更思彼方疑我吾雖姑借宇昇以塞其疑實亦
不可不更用一計以固之翌日遂招臣内旁申範華謂之曰汝
家既與宇昇儕隣且是汝〻兄之友常〻顧問汝輩吾素知之
前日楨桱按律之啓始議於宗華兄終決於金德遠之事吾亦
知之吾方獨立衆楚之中四無相識而只知一宇昇曾上一劄
挽止湖伯之行請與同事宇昇則別無與我加親之事而彼輩
方生大疑詆排不已云吾亦欲乘此時樹恩矣汝與鄭元老相
親而元老方為相門謀士汝須見元老力言宇昇可任之狀且

以吾意如此言之則相公必喜自以為善探事情必將信聽而用之須以此意亦言于宗華兄為可云則其後臣未知範華果見元老於何處而一日来言以為言及云云矣其後宇昇果擬大將之望而一日睦林一家方設宴席許積為首座臣亦往焉向夕小報以金益勳特除大將滿座無不駭惶積則面如死灰殆不能自定久後始頻頻顧臣故臣亦不能安坐仍為辞出此等事先城亦嘗知其槩畧矣此事近於權數雖明儕間亦所羞道者而告引益蔓罪名轉悪至於此等非範華所自為者而亦無伸暴之路臣若却坐傍觀不自引首則不但聖世將必有玉石之禍古人所謂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誓者不幸近之臣何顏面可以立於世乎茲承書陳所欲言之命略陳其事曲折以待勘處臣罪萬死臣罪萬死息菴集

謹按金清城已應御將之歸於時人至請私覿薦之以金盃
勳則雖有百挺緯已無應矣特欲破許積一時之疑薦其所
覲功則又何曰必須得楨柟不覲之人以授其柄以緩其禍
故薦之以李宇鼎乎積也亦非不卞救參之人何可以公之
門下得一大將豈非好事等說誘之以釋其疑乎政類兒童
之相戲曾謂清城之多奇謀而施之於素機警之許積乎畢
竟有中批之後則積之頻頻顧視不待小報而可知豈為斯
須之護而又復招範華言元老而貴了許多機關乎此不過
欲脫範華而元老之招謂範華欲推宇鼎為御將故引而自
當有若其訐之不於自家前後矛盾左右破綻此果可以護
一隊之清流乎
西人鄭元老始以上変功策勳過數月有武人李元成者告元

老宗與挺昌通謀後乃諱之其外兄趙彬目見其書尺往還狀
遂再設鞫問元老又不明言逆黨但曰初不盡告者本為申範
華所嗾云其言詭譎萬変聽者錯愕槩元老怒範華之始貢渠
上変而範華言輕又不能不泄其滂泣不蔵之狀既懼且恐含
毒次骨矣在獄中佯為絶粒不食者六七日判義禁閔維重慮
其徑斃入 上前陳元老廢食狀仍曰七日不食則死明日即
元老不食之七日元老果死則獄事將解散無可憑問者 上
曰元老初上変固當不死徑死則可慮須即解其枷杻探詰事
情以問維重退坐鞫廳召元老去三木引坐簷下細問構造
逆時果誰倡謀為謀果自何時元老即開眼引粥連呑數器輒
大言曰倡謀者申範華其謀則欲推李宇鼎為御營大將以代
金益勳為造始而其為此語也金宇成同坐聞之云問崔晩悦

叅其謀乎曰否李元吉叅其謀乎亦曰否凡凶人之所自親熱者諱之益甚戊午春御營大將李汝發以病遞武將適無可代是任者許積以李元楨李宇鼎爲首副望以入而其用李宇鼎爲副擬者其計本出於我　上不用兩人而直以中批除金益勳爲大將則凶人之稱以欲推宇鼎以代益勳云者爲誣甚其陷範華必欲擠之死地者如此而當鞫諸人皆新入不曉曩時事余席藁闕門外以明範華究屈狀　上特命書其事曲折送于鞫廳余立書數紙以進 同上

甲子京師小民夢柳赫然戎服拔劍而躍曰今而後報金錫胄矣驚覺聞街上人相語淸城逝矣 夢藝集

尹也則其罪雖死無惜以卽今事體言之庭鞫時請拿鞫問則宜當而鞫廳咨且不能矣今當獄事已完後更以他言請殺

未知何如且人主不可使手滑古人明戒逆獄誅斬之後鄙意則宗不欲開殺人之路矣近未彈駁流竄亦已多矣今後則大者尤甚外更不及於鯤鮞之徵極可且尹之為罪交結逆人與挺昌同復設體府與元禎同語犯　慈聖與宇遠同貪婪縱恣則渠單無不皆然諸人皆不至極罪而渠獨至死則亦未知如何 藥泉集与李敏叙書

上問尹鑴論罪事諸臣皆謂合置重律公以為鑴罪固不輕而我朝未嘗輕殺士夫貸死亦或一道遂臣啓公斥鑴不嚴而上以公言為是鑴得減死竄配後公見政院日記出人李煥誣告時鑴有密劄多不韙語悔誤對上章待罪 李相國尚真謚狀

鑴也與李煥夜揭匿名書城於門而以密疏請盡殺匿名書所録之人 尤菴与權尚夏

初上元年乙卯吳始壽償清人之來弔者還奏言到龍川通官張孝禮語諸譯曰皇帝以 先國王有積年沉痼之疾而事大之誠不督又受制强臣事有不得自由故特用異典賜祭二度云海伯尹揩亦見孝禮聞此言矣尹揩再上疏自辨不聞全諫論揩誣罔拿問而流之時窃議者皆以為始壽自做此言誅以擠陷向日當國者庚申始壽等敗言者請究覈其事廟堂請先令使北者問諸張孝禮孝禮答云吾但戲言朝鮮兩班臭强未嘗有受制强臣之語乃鞫問始壽及譯官朴廷藎安日新卞爾輔金起門李裕顯等諸譯諸譯皆言當時但聞皇帝以 先王至誠事大而一生沉病享年不永故別為致祭及孝禮有爾國兩班不善之語此外未聞他語始壽秪言朴廷藎安日新同來言臣强之語及他援引甚多卒未有為始壽作訂矣鞫廳大

臣金壽恒等以為始壽情狀敗露無餘而不肯就服宜嚴訊以得其情而始壽嘗為大臣不可加刑合有酌處之道 上命始壽賜死諸譯定配兩司並請嚴鞫始壽以正邦刑諸譯必為符同並宜鞫問久未允 上教曰始壽罪固當死而 慈聖以為今番鞫獄前後正法者既多始壽之罪比之逆謀則有間宜特用減死之典以示好生之意敢不奉承其令該府仍其配所圍籬安置兩司又請還收減死之命並諸譯而鞫之校理李玄錫修撰洪萬遂上箚以為 慈聖好生特令減死則閭歲爭執已為不可紛紜引避亦涉煩瀆云云玄錫銀溪察訪萬遂良才察訪並補外引見時左相閔鼎重曰吳始壽罪犯前古所無故至設鞫嚴加驗問辭窮理屈情狀露盡賜死之典蓋出酌處治獄數月之後生出文案所無之言至欲更審獄情此蓋不得取者

文案之致請出文案使皆洞知獄情兵判閔維重曰鞫聽嚴密
外人不得見其文案故自初臺啓若以爲未盡鈎覈者然以此
閭巷之間流傳爽實以爲不待究覈徑先處分不惟一時之言
如此他日儀此獄者亦必以臺啓爲藉口之矣資校理宋光淵
曰始壽稱冤不已則不可無鞫問取服之事旣鞫始壽則傍訂
諸譯不可不並鞫同時參鞫之人所見亦有不同者莫重獄事
不能的知有所論列終爲不可出示文案誠爲得宜矣 上曰
推案出示可也修撰朴泰輔上疏曰始壽旣不曰自聞於孝禮
則諸譯居其間雖在尋常獄事參證必先受刑今日獄體豈得
獨訊始壽而不訊諸譯也况聞諸譯共供旣有龍川金石錯遠
之言閔黯之招亦有諸譯或聞或不聞之說未嘗無可問之端
子 定會 集

司諫趙持謙啓曰臣前秋入侍陳諸譯不可不重治之意且以
爲始壽未自服之前徑爲賜死有欠詳盡而諸譯未竆訊之前
先訊始壽亦似重難雖有違於執法之論盖亦窃有取於賈誼處
大臣之言也持平李世白啓曰文案既出之後猶執初見請趙
持謙遞差大諫尹趾完啓曰吳始壽罪犯人情之所同嫉明施
典刑固無不可而第言根是異國之人訂左又象胥之輩此必
爲日後是非之端嚴鞫得情之請似亦由此而發而始壽曾在
近君之班加以刑訊恐不免爲失當之歸毋寧特貸其死使之
沒齒於荒裔榛棘之中則於法雖屈而不害爲 聖朝之寬典
持平金鎭龜啓曰趾完乃於公議方張之日以屈法貸死之意
費辭引避請罷職領相金壽恒劄曰吳始壽事寔是古今所未
有之大變而其人雖無狀亦嘗備員大臣按治之際徒懷憤疾

不思明愼則其在國体損傷非細是以前後推覈不厭煩複及
訂左無憑辭窮情得則聖旨特下嚴訊之命臣以爲輕加拷掠
亦不無爲國家顧惜者敢請姑寢成命而拿問同行之監司又
取始壽前後供辭之矛盾者摠合究問又與朴廷薰面造對卞
情僞自見肝肺畢露特其遲晩二字不發諸口耳臣與諸大臣
遂入對請曰其情犯之已著者酌處以賜死此其顚末也賜死
命下之後金官請嚴鞫耽延時月生出新見至請並鞫諸譯諸
譯之罪只在於語意曲折之間詐不以宲而初不關於獄情肯
綮則只以其罪罪之可也必欲並鞫終未曉其意文案出示之
後或有猶執舊見者若使始壽自承其罪則固當失施典刑何
必酌處爲也安老無擇之賜死仁弘賊煒之正刑又何待自服
耶始壽之罪初出於假托異國人之言當初 慈殿至欲卞於

彼中則何可以異國而不究言根乎究跡究之旨意允按治始
壽斷以賜死者未免於借重異國之人搆殺近君之臣云云領
相金壽恒搨前啓曰始壽誣辱先王之罪爲臣子者何敢救解
乎因持議倡爲此論至尹趾完而極矣持議不可不責罰以鎭
浮議 上曰罷職可也 上同
校理朴泰輔疏曰持議之意槩欲以爲欲正典刑宜取始壽之
自服而欲取始壽之自服又當先鉤得諸譯之情夫始壽造謀
而諸譯爲使得諸譯之情是得始壽之情也諸譯既服始壽之
罪不待數杖而又將自服然後可以正邦刑而示四方矣今若
緩縱諸譯謂其不關於獄情而栲掠之刑徑加於已嘗忝居大
臣之位者則未知於事體何如也此前日館中之議臣與持議
所同者也云云大憲洪萬容持平金鎮龜等啓曰始壽之造言

誣辱專出於欲宗逆耕之言而初不出於孝禮之口則何待諸
譯之為使於其間乎今者始壽之罪既已畢露諸譯之言無可
更問而恭輔之必欲姑置始壽先鞫諸譯抑何意也請恭輔遞
差答曰依啓大憲洪萬容持平金鎮龜正言金萬埰校理吳道
一李整等八侍請正始壽之罪命賜死兩司即停請鞫之啓兪定
集

辛酉校理朴泰輔疏曰吏判李端夏曩在甲寅撰進　先王
行狀有曰添補禮說首末天威之下怔忡惶惑喪其所守輒載
剩語既又知為公議之所斥乃更為彌縫彼此之計投進一疏
以為守昇昌明自非庸流常思通志共事其為人所嗤笑者固
已久矣頃日將以驪陽府院君閔維重仍掌本兵宗戚累朝之
大防而啓外戚干政之弊大臣三司所共力爭而端夏身為憲

長不思所以匡救乃請爲維重別設一司於常職之外重其權而授之曰此職不載國典國舅兼之無不可也此殆出於掩人耳目求媚上下之意又不但前日迫於天威喪其所守之失而已也今乃擢之於上卿之列委以冢宰之重衆望初不到此云云定齋集

上曰朴泰輔罷職壬戌二月因府院啓還收罷職之命丙寅右相李端夏進言朴泰輔緣臣廢黜今已累年且其才華可惜故朝議拂鬱泰輔儕流皆已陞秩而泰輔獨爲沉滯且其爲人有風力如監司之任陞拜用之固無不可矣又曰朴世堂恬退之節宗爲可尚自前恬退表著之人朝家必有陞擢崇奬之典如尹文擧愼天翊皆以恬退屢擢今亦依此陞秩似宜云云同上

修撰朴泰輔疏曰竊聞李端夏力請復用臣臣宗以論端夏事

獲罪令端夏入相而首薦臣在端夏固宜獲長者之名矣然前史所稱呂夷簡薦用范仲淹文彥博請召唐介彼唐范固爲一時人望故多其直愿而用之非不問其人之如何苟以市恩爲美而已今 殿下以言出於端夏故以爲公而遽信之不知臣之不足與議於仲淹唐介則又非小失也云云疏入許遞上同

先進之引後輩固宜揖讓而升之先示以禮敬之道可也近自諸各司若有初入之官則或稱罰禮或稱免新責徵酒肉相會醉飽饌品罷數務盃豊侈身爲初入者不勝侵困而及得後來則且復如前文官之四館武官之内三廳此弊尤酷而推而上之無處不然至有代納銀布以當酒肉之債豈非衣冠之羞辱而習俗之熾渴乎 藥泉集

庚申三司請罪金益勳諸人大臣則容獲閱月爭執 上不

能決問于時烈曰大老指揮俾得明決懷川曰臣病昏不與人相接不知此事顛末無以仰對　上累次下問終始不對聖明甚泄泄也文谷出謂余曰花齋終不仰達聖明至誠下問極用泄泄傍觀者亦甚未安其意不可知云蓋直陳光南之有罪則為私黨所惡忤若誣達則大被公議之斥故所對如是其負國大矣明村雜録

庚申金錫昌協來言曰方今群小散處圻甸怨國頗重恐有不虞之變朝廷將欲譏察未知如何余曰古語云令反側子自安令疑之太甚使人不能自安則不無窮蹙之心若至於意外之事則誠亦不仁譏察之計甚不當昌協曰癸亥反正初有此舉云矣余曰反正則昏朝雖惡以臣廢君人心疑惑故有此不得已之舉亦未妥當誠非傳法之事今聖明年幼時雖為群小

之所蔽乍有過擧令得覺悟有此善處而局大將又是國家所
信心腹之人則尤無所慮昌協曰尤爺指揮令已為之矣余驚
歎曰後必有大禍豈儒者之口為此不正不義之說哉誠非始
慮所及也須即周旋詮告於大庭俾得寢止也 同上
御營大將金益勳密告武人金翊戴知柳命堅逆謀逮翊戴与
命堅對無驗翊戴自服宗金煥夜帶御營軍牢來負誘非己本
意金閣請削黜益勳久猶未從君與持平俞得一論益勳貪覬
功賞負人以誣人而自為告首當遠竄 上震怒乍撥君巨濟
得一珍島即日促赴官曰大臣三司政院力爭並還戢 朴泰淮行狀
辛酉年監試有一空皮封試券考官見之則乃告變書而所告
即午人十三大家也一考官曰菽匿名書有律此當火之一考
官曰可火者尋常事也此若不虛則國家之禍如何遂堅封密

八　上即密招清城付之使之密察但所告諸人散在四方清
城受密托而無緣審察有金熀者本以西人業武得官於午手
者也清城潛召熀謂曰國有大変而無路察識汝善為密察以
告熀辞以不能清城資之曰若不從命當斬汝矣熀曰當如教
但密察之道奈何清城曰今許璽許瑛方在龍山汝称以避接住
其隣家交深之後與之博局曰其勝敗之際爾乃曰取人之國
亦當如此云爾則可以微覌其色矣彼如無怍色則曰與同寝
密議以共叛可詧其真偽矣熀曰彼無叛意而反以我為叛則
奈何清城曰都在吾手勿憂也遂資熀銀錢以為納交之物熀
一如其言璽瑛果與響應熀乃報清城清城又使察柳命堅命
堅則熀不能親只與命堅之戚全翊戴者交結以探命堅動靜
而未及詳知之際清城以不得已事往彼國乃以金熀事付諸

光南光南使煨急探命堅消息則煨潛問翊戴翊戴但答以殊
常之事如制甲制弘等事而宗無的宗之報且告變中又有所謂李德
周即其魁首云故亦使密察而未及之際忽有物議以為金煨
佯為密詧而宗謀不軌中外喧藉光南即召煨以告其說仍使
急々告變煨大惧乃請軍牢曰願執翊戴同與告變光南即与
軍牢一隻煨乘昏至翊戴家急招翊戴而使軍牢執而還家因
之內室發之曰汝與我當急告變可免大禍翊戴曰柳也本無
叛狀吾何誣告堅拒不聽煨乃白光南曰吾當入告而設鞫之後
即招翊戴問其事願牢因以侯光南遂因之於是煨乃告變即
設鞫廳捉來重璞則不下一杖而自服煨即為勳臣升坐中階
煨意翊戴亂語無宗則恐妨已事遂不捉來光南侯推去終無
消息問甚難處自詣鞫廳告其事文谷為委官乃曰鞫廳事非

出於御教及罪人招辭則不敢擧論光南悶絶莫知所爲時淸城已還同爲委官乃謂光南曰往兒房密啓則事下鞫廳乃有可處也光南曰吾本不文何以草啓淸城卽取簡央略草啓辭使達之遂下鞫廳卽招翊戴而問之則翊戴見煥已爲勳臣而升坐卽以爲我若告變則亦當如彼乃告柳命堅謀反卽拿致命堅與翊戴面質卒無所驗遂斬翊戴與光南始末也大抵當初試官之密奏試紙及 上之密付淸城淸城之密付光南事甚祕密故其時少輩同或有知而但聞光南之資金煥以誘璽瑛而終致反誅遂大不是光南曰益勳之誘致叛逆者其設心甚於自爲叛逆云云而將有致罪之擧時尤菴在驪江 上遣承旨使之偕來故承旨趙持謙累日留侍審言光南誘致叛逆之設心尤菴聞之亦以爲無狀雖死不惜少輩遂大喜以爲長

者所見亦與吾儕同及尼菴入京則文谷老峰清城具白其本末事機光城一家諸人亦來訴曲折尼菴始知顚末乃曰事果如此則益勳非其罪矣少輩遂大憤以爲長者亦有偏私變其初見趙持謙韓泰東一隊自此始角立矣（江上問答）

時以金益勳金煥事臺論峻發右相金公錫胄護益勳得申釋副學趙持謙司諫吳道一校理韓泰東等於追勳詆獄等事持論甚峻金公錫胄於筵席力詆三臣持謙泰等罷職道一補遠邑公劄陳風裁可尙不可摧折云云（李相國尙眞諡狀）

金煥李檜韓壽萬所與爲同謀者只是許璽一人也璽之爲逆渠旣手自成書藏諸囊中作變諸具亦多現發無辭可隱承款伏法則實足以快雪神人之憤矣然其所謂丘書列書近日廢棄人之姓名或曰謀主或曰參論或曰其人爲相或曰其人爲

將至於近畿重鎮亦皆有預擬之人若使逆賊之所連謀果如
其書而其所布亂宗出於謀主則李禮等之與逆交結相爲和
應刺探其情者殆將一年半歲而至於金熤則名位稍高倚杖
必重且是李德周輩所嘗知名同爲坐處之人則謀爲如許事
唯憑逆賊之口以爲架榜連臂之地而終無一會期之相接一
言語之相親者豈理也哉且其所謂其相其將者皆無情宗則
安知其所謂謀主參論者獨不虛妄耶當獄事之初發也事體
嚴重毋論虛宗既發於賊口則在鞫廳之道惟當請刑而已及
其獄事端緒既著之後則事之虛宗罪之當否亦可知矣然且
亂之疑信之間施以流配之典者亦恐於法不當也且聞賊逆
之初告德周也鞫廳亦不以逆言爲及信不即請刑而使之面
質則逆於德周家舍向背皆失其宗言窮理屈不能更辨而刑

推德周乃出於面質之後以危人心之所疑惑也夫金煥之不
與德周一相面而只憑重賊之所傳説云者已是必無之理至
於重賊之出入德周家者又歸虛妄則德周疑若無干与於重
謀矣且聞金重夏所告秀亂以爲怨國不道之言終至杖斃重
夏之不被誣告之律者頼有此耳臣意所謂上変者惟當告謀
逆之人而已凡若怨謗亂言ニ渉朝廷者人皆称以急変聞諸
國家則非但擧國之人皆将重足而立亦豈古聖王不罪誹謗
妖言之道哉以此謂重夏所告非全然無宗欲有所容貸者臣
誠不知其何説也此獄端緒大略如斯故人心之拂鬱閭巷之
窃言久而未已近者金閣之言不擇不裁誠有矯激而過中失
當者矣朝廷論議猶不以其失當爲罪而斥之者誠以此獄宗
有不足以鎮安人心故也特命有司更加覈議覈其情宗平其

枉直雪其死者宥其生者則此案當今消灾導和之一事也藥泉集癸亥劄

不料數日之內因前後臺臣持論過峻連有遞罷之命諫官戢秩雖畀朝家見待每大臣等耳向者金構在臺閣時因論李世華事乃有恇怯之教夫恇怯者指一時處事之失而言則凡人舉措之間猶或不免至於邪毒二字乃其天賦之謂也臣僚雖有大小之殊自與奴隷有別少有所忤輒目之以邪毒則其貽累聖德當如何哉向日諫臣無遜謝大老之意今日憲官有侵犯朝臣之語故或遞或罷有此譴罰而辭氣之間誠為過重既已譴責臺官以安大臣則似當爻周其過當之文字以示重臺閣之意 上曰朴泰遜俞得一輩不思寅協之道前後所執只是金益勳一事而操切太甚侵攻大臣措語深刻今此罷遞之

擧只欲爲鎮定之意世采曰今若還收嚴旨以爲調劑之道則
此單宣復有出而爲過當之論者乎切望更加三思 上曰卿
之前後所陳予非不知而今者奉朝賀輾轉不安至於決歸而
居金闕者少無並順之志令不可輕易還收矣世采曰議案非
王者正大之道然而若當危疑之際則謀國之策或不免有如
此之擧而言其本則不正殊甚其所以必致慎重者當如何耶
益勳受國重任不能善處人言之來固其宜矣以此上自朝紳
下至閭巷疑其心跡喧騰不止金諫之啓只循輿情而已 上
曰大老初意欲俟物議稍定還爲入城而今乃不安轉下故尤
前頭之憂有不可料矣世采曰 聖上隆待大老之意可謂至
矣然金諫之論只因其餘波所及而發非直侵大老之意也若
使大老異日爲至當之論而金諫益加侵。則犯自 上痛亦無

所不可　上曰彼雖曰本無侵犯而若此不已及至於侵犯之
域故欲爲鎭定略施薄罰矣李翊曰世采所陳僉諫只因輿情
本無私意云者甚爲得當矣鄭載禧曰僉啓措語雖欠和平儒
臣之言如此似當允從　上曰自前此單行事類如此予則不
知其文字之爲不當也雖欲勉從必無寅協之美漸成乖激之
風以是持難矣南九萬曰摧折僉諫甚非鎭定之道允從儒臣
之請似爲得宜蓋和同寅協其意則好而朝廷之上論議自多
當觀是非之如何而處之不可强使苟同而徒務寅協之歸也
翊戴既以誣告伏法翊戴既誅之後重夏當次勞按法矣重夏
翊戴雖當有先後之別而翊戴死而重夏生則豈有如是之理
乎既不明言可生之端則過激之論固所當發也至於煩既有
告重伏誅之事雖曰有罪功過亦當相准自　上及須明卞是

非曉諭群下然後可以釋其疑阻之心矣　上曰金閣累請金熤鞫問而予不知有可鞫之端若以為翊戴死而重夏不可生則尤所未曉也世采曰自　上以為年少金謙不解待大臣事體必加摧折然後可以調劑而即令閭巷人心皆以重夏為朝廷大失誠如九萬所言矣備忘中四字受周之意臣既縷縷開陳而終未回天則固不當更有所達而欲為鎮定之道當如九萬所陳而處之金熤之罪固是極重而或以功掩重夏則終無可生之道益須明白處置而益勳之罪亦必還仍然後公議得行人心悅服方可為鎮定之道矣重夏及熤國人所共憤而此則不加知嚴鞫只以摧折金官為鎮定之策決不可成也　上曰熤重夏之事人或云云猶有可據而益勳則尤無可罪之事矣

南溪遀奏

益勲之當初密啓宗是可駭之舉使翊戴等果有宗狀而益勲得與聞知則爲臣子者何敢一刻留置而私自拘留累日淹延末乃托変代告情態叵測及至鞫問諸人終無端緒之可尋肝肺自破手足盡露則本府此論元非以無據之説勒加於情外者也至於奸慝二字亦非臣之私言也益勲平生行己之跡布在耳目言其最甚而尤著者則益勲依藉門閥起身白徒無片善之可録恐一悪之不備涎垂逆家之財而取其婦手攬文士之稿而因其家相臣之騎躬請加鐵則千古諂媚之夫未嘗有此獨臧之税督輸歸家則一世貪縱之徒所不敢爲其他奸淫之行汚鄙之習人皆不欲浼其耳孔其益可痛者甲寅以後奸凶柄國一時士流奔迸四出雖微官庶品亦不忍趍走當路以爲進取而益勲以仗賢之孫生喬木之家不羞忝辱依附賊積

媚悅甚於僕隷恩情逾於骨肉夤緣攀援擢至閫任覬倖揣息變幻迭閃追占勳錄冒帶功號設使益勳伊時有一分微勞亦彭寵之子密也買之勳班不使失其祿足矣大將之職何等注意之地而使一無狀奸鄙之人歷試至此司一國之命而令三軍之士乎（韓是窩泰東避嫌啓辭）

益勳之子萬球訟父之章以其時詗察雖微細之事皆聞知於熳輩而稟承於大臣其根本指揮則爲出於大臣如金熳之誘齎翊戴壽萬等之投給戎物則卒歸之其下有若倡無主張與知者然噫詗察迯遁何樣重事而大臣既以是專委益勳則其投幾設巧鉤隱探伏狀操縱闔闢皆出於其手分世界謀定之後訊之大臣益勳曰銀貨可給大臣曰可給益勳曰戎物可與大臣曰可與而今乃曰此皆稟之大臣大臣非吾所專可乎益勳既

以嫂等任伺察之事則是必心肝為寄耳目相輸密切計議丁
寧付托雖一動靜一施為之間無不相知相議然後可無敗幾
誤事矣鉤問隱人情何等緊會付接人利害何等危事而益熟
乃都不照管都不省覺不知某日之見某人某時之付某物者
其果近理乎金嫂既知翊戴之可疑將欲誘貸乃於是日共益
熟疑洽探夜則其可疑之跡將贊之狀又不獨知而獨行意合
詐定給送軍牢其參會籌策豈不的然明甚而乃曰其日歷見
非所料可乎及其誘賫鉤致累日拘留初不使渠上變終為親
自密啓所引諸人俱無情實則乃若迫於翊戴他日之討不得
已而為之者然雖欲免陰秘之称烏可得乎援以戎物果是欲
探賊情則亦將密議授受之期的得情形之實然後謂之探試
可矣豈可謾應曰給元而無所知於其間乎此雖平日號稱潤

誕适昧者必不為之豈奸憸如益勳者而為之乎萬喙以臣避辭中語有所伸辯而獨舉鹽稅一款為言如加鐵相騎顯盤逆婦等諸事無一言半辭以自白而祇以亂皆類此一句蔽盡諸條何哉豈前數事屢登於彈墨廣播於輿誦雖以萬喙不能改也而獨此有可以自伸者乎以其宗黨盤據勢成威立八字謂臣有誅戮閹门之意此可笑也試以益勳平生言之么麼白徒何等腐鼠而前後論者被咸其殃如慎晷尹之永塞顯塗權格之躅蹬不振李善溥之久廢下邑卒皆論益勳者也當之者碎觸之者糜亂世睽睽吞莫敢言此果為一益勳者乎是寓集乙丑號金鎮商投進一書訟其祖益勳而誣及臣父甚憯夫益勳所以請張翊戴之事者政在於告變前一夜出給軍牢令旗於金熀誘贊翊戴而鉤致之秘自取借而拘留仍復累日掩置乃於設

鞫既久之後始以翊戴所供密啓於兒房及其所告竟歸無實
而誘貸之狀盡發於翊戴與熿面質之時即此觀之其詩張之
大之跡不翅若泥中之鬪獸矣鎮南父子自明之言每以為翊
戴初非益憲之所使而渠自來告則其言之虛實非所逆料問
訊於諸大臣不得不自啓云有若体國將臣倉卒聞變即時啓
達者然未知益憲不送金熿誘貸亦不送令旗軍牢而使翊戴
者無端自来乎益憲又欲使翊戴自告而諸大臣勸令益憲而
代告乎益憲又欲即日嚴告而諸大臣反使之掩置累日乎且
誘貸一款每以為非益憲所知至於軍牢之給送誘之於護送
夜行而軍牢則固可曰護夜矣令旗又何為而給送乎誘貸之
行給令旗者益憲也則其所誘貸當護使之也當日之事益憲
與熿二身一心一許一畫莫非兩人之所聚首謀訊者則只此

誘賚翊戴一事獨不爲益勳所知者其有此理乎益勳之約翊戴言於相臣者已在未設鞫之前則與翊戴脉絡貫通固已然矣及其時給令旗而送煥於翊戴者益勳也持令旗而致翊戴於益勳所者煥也畢竟替翊戴而發告者又益勳也三人者相爲表裡相爲終始若是而乃曰翊戴之虛宗非所逆料煥之誘賚非其所知云者其誰欺欺天乎且曰虛宗不能逆料則堅使翊戴自爲上變事理當然不然則使金煥而並告斯亦可也奈之何捨是二者必爲替當而親告乎既欲親告則又何不卽告而私自拘留曠日觀望始乃有晃孛之啓乎其譸張兜攬事成則歸己事敗則諉翊戴者宗路人之所知也凡此五六条件乃益勳譸張誣獄之眞正骨子也（韓祉卞金鎭商疏）

臣祖身居將兵之任詗察之托義不可辭於此之時金煥以其

所聞於翊戴者來告臣祖緣何以遂知其無宗耶假使無宗臣祖既聞此言則其可掩置而不為上聞乎然臣祖未嘗不疑慮慎重於其間初於翊戴來詣軍門之時使之自告又於煩上變之日令其並告而及至兩人皆不能發告則乃復議于大臣大臣之言以臣祖直啓為當此所以有兒房之啓也蓋出於不得已也豈其所樂為哉況翊戴來見臣祖而曰既見形跡之可疑且聞其名之入於凶書故恐被知情不告之律奔告軍門以為他日免死之計如是發告之後若從他現發則當以大將證之莫道今日不曾說來云云其言如此則元豈可掩置乎其所謂給令旗者元孟浪無根之說若果有此事則初頭全章所以攙陷臣祖者無所不至而不及此事最後始發於持謙之疏此豈非白地做作乎其所謂出給軍牢事煩一日自江外乘昏來見

臣祖而還歸之際以其犯夜給送軍牢一人夫軍牢既是大將家常時留待者而或有來客之夜歸則使之護送人所恒有之事而熄之請得軍牢只以夜禁爲慮則其夜之歷見翊戴本非臣祖之所可知也果使知之而送熄誘脅則當密其機謀防其宣泄耳軍牢令旗其有何益於誘脅事而遂爲此煩人聽聞之擧耶其所謂私自取供者似指臣祖問訊於鞫廳諸大臣之時使翊戴書出其言而入送之事也夫大臣既令臣祖書送其所言而臣祖不能親知虛實則惟當據其所言故乃以翊戴手書送之此可謂私自取供耶其所謂拘留翊戴累日掩置者初待熄之並告且與大臣消詳之際自費日子又翊戴既不能自告而臣祖將未免啓達則其所從而聞者何可放置而不爲拘執以待乎眞爲誘脅而與之同其謀則又何爲而拘留乎其所謂

誘發之狀盡發於翊戴與煨面質之時者此謂臣祖之誘發則翊戴之供既無所引若謂煨之誘發則亦非臣祖之所可知也翊戴事顛末既明於上則韓祉所謂真正骨子者又何事耶金鎮

商下韓祉疏

請張翊戴時許多情節自謂下之已明而只以給送令旗言之此乃其祖與父之所不敢一言自下者而乃令謂耳目浸遠猝然歸之於無根之說此猶如以他尚何說況給令旗者所以爲信於翊戴俾知煨之此行出於將令令乃曰此有何益於誘發云者其果成說乎令旗往來軍門常事但見令旗夫孰知誘發之機藏於其中乎其所謂宣泄煩人等說尤可笑也自古將臣猝然聞變奔告大臣急時上聞者有之矣何嘗有私自取供累日拘留如益勳之爲者乎果使益勳全不知柳命堅事虛宗而

猝聞翊戴以逆来告則此何等危事变故決於呼吸其可待取
供拘留眈延累日乎問議大臣一朝事耳以此至於累日云者
其又近似乎且曰翊戴恐被知情之律至於奔告軍門云則渠
本不憚於自告者也必使渠自告而渠終不肯云者此又近理
乎否乎誘賚一欵指授雖出於益勲發諸口者乃熄也翊戴方
與熄面質而相推諉則奚暇越熄而引益勲乎此果足爲下明
之端乎噫獄事未發之前先以翊戴言告白於相臣者益勲也
督翊戴而告变者又益勲也其所謂脉絡貫通表裡終始云者
此果臣惟意幻弄者乎嗚呼益勲爲一世所棄者久矣固不待
翊戴事也依附賊積有踰骨肉有血氣者莫不唾罵且如着鈇
相騎顕盡逆婦等事只是穢悪之一端不獨見於臣父之疏或
累登於弾章或廣播於輿誦故萬埰訟父之疏不敢以尼辭陳

卞令其踈可按而視也言之污口韓杜卞踈

青野謾輯卷之四中

○教戒之有益於國家大矣自古盤庚之遷都周公畢公之變俗皆由是道令當使儒臣作一大誥頒示中外以為兩邉俱是王臣而但曰黨論相激人心轉乖雖由此害國家忘君父而不顧决非臣子道理必須痛改前見洗心滌腸一以打破朋黨同德盡忠為事以稱教戒之意如宋仁宗時詔百官戒朋黨者則庶或得其力矣南溪疏

今日黨論若以一張大誥而可能消去則天下有何難事真所謂子之迂也明齋與羅顯道書

和令設施何可遽責於旬月之間耶然如所示薦科事似頗齟齬信乎做時說時之不同也聞朋黨之議與尤翁不答云果尒則敗證在此似不遠矣打愚本來如此何可到今而恠

之聞和叔以政廳文書〻年號之故一不叅政云信否如此則何不辭官而不居耶居其官則此等事何能盡避耶設使能避此何異掩耳盜鈴耶似將終歸於名目上事業而已非真做事氣像也和令前以傳聞未信故姑未相叩幸若從容則為及此意如何或以此紙相示亦無妨矣天下事為則為不為則不為安有如此遮面而可以做事耶昨以先人之告尤翁者告之而不見荅想亦不契也如此而強相攙掇乃以愚所謂名實之辨者為不可事孰有大於名實者而可以不辨耶可慨令番尤翁之不憚屈已與和叔合者蓋欲收拾末(梢)之計也為尤翁計則得矣而和之銳意同事若久則終必有悔吝矣奈何 同上

金萬重李敏叙二公為都憲叅贊而李顧命為修撰憲府以

三人彈墨未乾而遽擬清顯請推吏曹和叔參曩仲四宰之政故自謂被論而去尤翁上劄請急召還自上遣承旨尹以道與之偕來則和對以待臺論之停入來云故玉堂劄遞蔑論臺官掌令安烒持平俞命一云未知其後果為入來否也愚意旣以許身立朝則此事豈是決去就之事也且以如此微事去國則惡在其出來之意耶今日所恃者和叔而舉措又如此極可慨然士雖欲出誰可依靠耶和有他難留之端而以此執言則可也若只以此事而去遞臺官而還入則必貽笑於人而終不能做事可歎 明齋與趙得重

和叔有書勉以己道信守知己之難得也其書中有大義之語然戊申封事所謂區〻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者直可三復而太息也 明齋與羅良佐

○尹拯為人每以謙退為主故不敢當優異之禮而自古人君招賢不至或不奪所守至於此人則以宣擧之子又遊宋時烈之門學問甚篤今日人望無出其右此則不可使徒守其志必須以禮招致出入筵席則必能補益於聖德掌敎國子則必能成就於後學矣向聞大臣陳達於榻前而尚無招命故敢達今若不欲國家之治則已若欲治之則舍斯人其誰任哉 南溪筵說

傳曰大老造朝儒臣彙集莫不同心恊力共濟時艱而爾亦以世祿休戚之臣豈獨無憂愛之心而固守若浼之志杳無幡然之期實非平日所望於爾者云云 癸亥史官傳諭酉峯

史官来傳聖諭因見堂侄承旨書因領台所達而有此云苐領台所達有尤翁和叔之語故聖諭亦然矣尤翁所處固非

拯之可擬而和叔之必據朝廷曲副而後出鄙意則亦必不然矣蓋告身之不書偽號即　仁孝兩廟之曲副於清陰尤翁者而今日吾輩之不書於疏章皆此意也今日吾輩出處只合自量其才分之可為與否豈必待得此等事以為依據耶拯則自量才分之不能有為耳非有他意也自知不能有為而隨衆旅進畢竟不能做事而又復旅退則有何義理和叔以我之欲為一節見非〻之者固是也士固以聖賢為學初安有自期以一節之理但立志雖期於聖賢而自處則當量吾分力而行之用之則行惟孔顏能之今曰士當學聖賢不當為一節而便以聖賢地位自處則何如也和叔則有其具故言之易而行之無難拯則自知不逮故為此自畫如此而朝廷恩禮加之又加何以堪之耶 明齋與羅良佐書

不能周遍應對則況於仰備顧問裨補聖學之功豈敢有萬
一之望乎如拯則實非臣比自少壯多讀古書至老猶勤其
工夫之篤實雖古名儒無以過之當此 聖上緝熙典學之日
不可不致此人於左右臣意則必於尹拯郊外上章之時特
加留念益篤敦勸之禮使之入來則不但副朝野之望實亦
為國家之幸矣 上曰連留史官四度下諭前後佇待既勤
且久矣及見上來之啓誠為多幸若到近郊政院當為禀知
所陳之言實合予意當依此為之矣南溪遺奏
傳曰今因政院陳達始知不我遐棄已到近圻喜幸之懷曷
勝云喻茲遣承宣諭予如渴之誠意明齋到果川後承旨傳諭
一日之內承宣史官續傳聖旨驚惶感泣精爽飛越令臣非
敢承召而來也乃待罪之行也 聖朝寬大不加以罪則是

以臣雖犯違命之誅而區〻不忘溝壑之罪猶在可矜也若
然則在臣之義惟當收束殘骸遄歸蓬蓽涵濡聖澤畢義田
間而已（明齋集）

前叅議尹拯自江外退歸公私缺然不可盡違拯以晦處之
身性本耿介志在謙退每以自量才分為其主意此所以終
始退去者也令日如臣陋儒亦皆来集 聖朝之所未招者
獨此一人耳拯本非凡儒之比學問甚精操履亦篤彼之所
以力辭不出〻於每思自己實地而然此其所以異於他儒
者也昨於書啓有調息還来之語差過數旬自可休養自
上更若招致期於上来則臣亦可以留在矣（南溪筵奏）

區〻妄動自分得罪於名教而和令之又以陳白於 榻前
者何耶不勝驚恐當時調息更来之語則句引近侍将或偕

還於家則為萬分惶感故不得已失對之辭耳何至必為約劑然耶 明齋與羅良佐書

和令委來苦勸同事且責以退去之無義理而自量已審不能變計然其為國為友至誠懇惻令人感動孤負 聖眷之外又負友誼只可慚悼奈何和令聞愚之退至有怒言云可愧 仝上

尹拯是權諰之婿而其弟推是李⿰木劉之婿⿰木劉即南人巨擘而諰之子惰⿰木劉之子三達又南人中最傑也拯推多與惰三達相處庚申之獄清城之事所聞者無非惰三達之言而拯本虛弱遂為其說透涵以清城為淺日之禍魁且自意尤菴自巨濟來若聞清城事則必與清城有異矣及尤菴上來乃曰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拯乃失魄大驚曰此爺所見何為如此

若從此爺則終陷坑塹必如佔俾之寒暄矣始生角立之訴而不得其援及得玄石然後始有背叛之跡矣其得玄石抑有曲折昔老峯嘗自謂使我當路則必為靜栗二先生未施之事如戶布等事當庚申後文谷為首相老峯為左相清城為右相老峯素不快於清城且惡與同事之際清城適使彼國老峯遂欲施設以語文谷文谷搖手曰當此新經大獄主少國起百姓未附之時惟當靜而鎮之以延國脉不宜紛更以致顛覆也老峯不得下手而士類以為閔相前日之言都是虛張今已當路何無一事攻訶皆至老峯悶甚以為吾之所為阻搪者文谷也使山林人在朝則豈有如是遂欲彈去文谷而致尤菴即白 上遣承旨招尤菴尤菴不來又招玄石玄石曰我雖欲入而但山野之人無主人不可濟事老峯曰我

當為主人玄石曰豈有山林之士倚戚里而能為國事者耶
時仁顯王后新陞坤位 老峰尤為悶鬱曰使尤庵在此則入來否玄石
曰然則幸矣老峯白 上遣承旨且書尤庵曰雖不欲當路
願蹔上來以致玄石如何尤庵曰雖嫌難供職使我為和叔
主人則吾豈不為乎且吾欲請 太祖徽號事請後當留為
和叔後援遂自呂州赴召至京江邀玄石諭以同入之意玄
石樂聞遂即入京日不離尤庵執弟子之禮甚恭玄石曰尹
子仁可招而來尤庵曰子仁肯來否玄石曰先生與小子皆
在此渠安得不來尤庵答曰第招之玄石郎白 上招拯〻
來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不來玄石曰吾當往見與之偕入
遂見拯〻與同寢謂曰追錄勳削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
玄石曰不能拯曰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

石曰不能拯曰今之時態異已者斥之傾已者扶之此風除
而後可以做事光能之否玄石曰不能盖追錄指金益勳李
師命輩也外戚指清城光城光峯也時態指尤菴也拯曰此
三者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矣曰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
於懵三達之言以為隨尤菴則大禍將至玄石大惑無氣而
入来尤菴已知拯為之所中矣玄石乃不稟尤菴直入 搨
前遂力排徽號之議還去坡山尤菴見事機尾觧自高陽入
金劉仍歸華陽 江上問答

謹按明翁之以三件事難於玄石者皆不易之論也清城
告密之淺國言藉々則不待權李而稔聞矣若以三件事
謂非則已不尒則何論其聞處之所從也

○世室者帝王觀德之廟垂之永代而不遷有非臣子一時

之所得私則王朝之禮莫大於此至於我 朝循而行之祖功宗德更無可議惟我 孝宗大王秉至德躬大義立乎百王之後克樹華夏所無之烈領府事臣宋時烈疏中所謂明叙秩仁義之道同於春秋之功者推而極之大義明白其於世室永代而不遷夫誰曰不然第惟義理無窮事体至大〻論之下或不無甲乙異同之見臣意宜命玉堂博考歷代已行之禮先儒可據之論而更詢大臣親加睿定然後庶得至當之歸無憾於世室大義矣南溪世室議

太后之太字雖曰在 太上宮時所為又有所沿襲於前朝者其於名義道理決難因仍而終不改題也諸 后位版無太字而此獨有之者可以曉晰無疑且以聖教久遠廟主刮磨改題事体重大之意言之年前 恭請大王位版既已改

題而無甚欠缺不敬之跡竊詳其間歲數所爭不多何必獨
於二　后位版而過為遲疑耶南溪收議
昔宋神宗朝當上尊號司馬光諫其不可神宗是之不受此
則乃生時尊號也至於謚號漢猶近質只稱孝文孝景唐則
禮文漸繁亦多追上尊號其後顏真卿上疏請只從本謚而
其議不得行矣致仕臣宋時烈前後上劄遂有今日議謚之
事苧得見　列聖誌狀　太祖為太上時已上啓運神武之
號及大行後加上至仁啓運聖文神武之謚　太宗亦然此
於歷代之制雖無可據之文而其仍尊號之意似為分明故
臣與宋時烈金壽恒語及此事時烈以為尊號自尊號謚號
自謚號謚號四字不可不追上臣之愚意以為雖曰尊號既
已仍為謚號而　世宗以下八字之謚亦皆自此而出則不

至追上亦可矣至於威化回軍之義時烈則以爲此事固是
太祖功德之大者成三問嘗曰鴨綠回軍大義昭於日星金
尙憲亦有疏中贊美之語今此議謚不可不添入云而議者
或謂帝王之謚當以開國剏業修德守成之實爲之至如回
軍一節自是潛邸時事别爲頌美如成三問金尙憲之語可
矣若添入尊號之中未知其如何則時烈又謂如稱堯之德
曰欽明文思稱舜之德曰濬哲文明雖少時事未知其不可
也議者又謂德則所性有固當如此事業則自宜有徵顯前
後之分云今雖完定議者之言亦宜深察雖難更令二品以
上會議奉乞命召諸大臣商議其可否以重大禮何如蔡贇
官李彥綱曰事体重大〻臣儒臣似當一体詢問矣　上曰
右相入來後諸大臣及伩臣一時並招詢議可也南溪遂奏

伏聞昨日筵中領府事金壽恒以臣疏意必欲改題至於上
達云蓋臣本意追謚而不為改題則元非不得已之事雖不
為亦可矣若不得已而追謚則改題一節非所與論初非以
改題為當也 同上
右議政金錫胄陳加上尊號而不可改題之意世采曰 王
后廟主太字既定改題而右相以為 祖宗朝所無之事不
欲改之諸議以為仍存太字之未安有過於刮磨今將改題
則 太祖太宗廟主謚號改題獨何異於此乎臣意則威化
回軍可以稱揚而不必添入於謚號若非不可已之事則何
必追上若果不得已而追上當為改題惟在追謚之當否而
已 同上
領中樞宋時烈以威化回軍係尊周之義宜追加謚號廷臣

議多異卒亦莫敢明言其非或但云神道尚靜不合改題
上重時烈議竟行之君疏論此事曰謚號加上何等重事而
上下皆知不當然猶難相違卒之宗廟重典未免為未協羣
情之歸疏已送州親故爭止之或謂落數行是議多不厭衆
心後進之士稍〻自異小人遽相煽動謂後輩欲立私黨以
排大老君不得已還取疏削之而原疏已自州錄傳執義李
宏欲彈君與掌令尹彬爭副學趙持謙校理韓泰東大諫申
琓司諫吳道一等并直君懷川上疏自訟 上貶君為高山
察訪金清城又入對言近日朝著不靖公割相傾於是並貶
道一于外遞罷持謙琓泰東等職朝廷為之一空朴持平泰維行狀
初學諭朴益茂投疏謂泰維侵辱時烈請加罪公即疏辨之
時朴公之疏雖未上而重忤山林之意益茂之疏又非自辨

故時議益滋駭機之發人多慮之且自壬戌以来公積忤於
勲戚巨室且爾時宋相言議漸不厭於士論而特以彼累年
梼棘新起造朝方為上下所傾注不可轉相乖貳以成橫潰
之端故後進言議多所傾藉而一種時議雖微文瑣事若涉
儒相則使不得攻一闕指一失惟以希合為務如朴公泰維
疏語只以 廟禮一事直陳所見之同異矧又削藁不上而
目惟鬼輩之投匭非欲加罪後已朝議層生將有轉滋之憂
於是公遂陳疏一論其不可之罪意忤 旨旋引避大司諫
申琓處置請出矣右相金錫胄請對臚列詆公以為吳其外
似疎脱中實凝密多計較矜己傲人嘗在銓時引私黨已甚
宋時烈以引私人非之故其銜之陰主擯斥再昨疏尤無據
方在諫院宜出而處置徑投疏為嘗試計而即今浮薄之論

某皆主張仍請副提學趙持謙校理韓泰東大司諫申琓並
加斥罰 上曰譴罰太過則必至轉激錫胄復曰某則以時
烈門下挾朋人陰主排斥之議雖罷職若在京則必有聚朋
儕紛鬧之端且身有疾病姑補僻遠邑宜使讀書調養為悔
過地 上命於後政外補錫胄以今日 榻前處分強請之
上未及發落復請取官案考之於是小宦以官案進 上覽
之命補金化縣錫胄復曰嶺西道近 上更命補平海郡旋
以平之前守於公有親嫌應避命改補蔚珍縣將罷對錫胄
復曰臣於吳某出補事至達處所昔韓琦之黜任守忠先取
空名軸後填其名如此處置乾剛為貴所謂挾丹云者盖宋
相之始入都也公嘗造焉論及大學正心章宋相服公見解
間或說道於知舊至曰今行得一真德秀耳因此藉口至以

挾冊之說達之　上聽他所攛掇皆類此也自知其請官柰
指邑名等事必不容於公議欲引此掩己專恣之迹而不覺
自歸於面謾識者尤駭之大抵宋相嘗論潛谷隧道之僭甲
寅以後宋則困阨而清城騰顯其勢與彼固難相能然彼方
為一時所傾仰故雖以其肺腑之勢猶難貳彼而自立遂投
合之時宋相起自罪廢思復狀意於向時人而壬戌譏察之
事又作於是清議角立排斥誣獄而公與一二士友宗恢張
之故山林勳戚表裡睢盱卒至有此而其用意尤深於公者
有以焉自公釋褐初清城甚傾款論文則或達宵忘寢有疾
則輒躬診命餌改紀後益示繾綣要以自輔而公見其好權
勢多機數不欲樂為之合逮夫壬癸尤不愜意遂至乖裂而
玆事所由來亦漸矣是日韓趙二公羅斥朴正言補高山督

郵中大諫適職時稱為五諫於是玉堂諸臣請對辨相臣遂
奏之爽謬領相金壽恒左相閔鼎重又求對請寢諫憲諸臺
交章爭之皆不納判府事李尚真上疏曰被譴之臣率皆務
持風裁清操可尚不幸金益勲一事轉成風波大臣動於乘
時掀撼之言為此無前之舉剛直敢言之流一皆斥退則其
將置國事於何地朴公世采在野亦陳疏直救此事之出也
人莫不驚惋故當時在廷直救蓋無彼此之殊至於憲臣郎
韓構而世所稱清城之所善也乃首請反汗說者謂此亦清
城之所作用云（西坡集）
近來爭端只是廟議異同及光南一事耳在朝諸公主光南
於中而尤翁大論執廟議於外雖事起於朴士安禍中於吳
趙韓三人而實則和叔皆當之尤翁之歸由於和叔而和叔

之退由於尤翁則此豈但為一時之是非哉且士安之疏雖不無不服尤翁譏議朝廷之意而宗則人所難言者也且其所引諸葛亮之言只是惜大老之不能如諸葛之公平正大耳安敢欲以誤禮執權有加罪尤翁之意哉今以誤禮執權解士安言外之旨極其深功而從而罪士安何以服人之心耶況未上達之疏告訐而罪之尤為不美曰以株連並斥士類尤翁今番之事將無以自解於後世宗不料尤翁輾轉做錯以至於此也事至於此而無力可救只自咄咄而已 明齋與羅良佐書

癸亥至月六日砥台與玄令並書来見老人于高陽香洞共歎行言之紛紜因及廟號裁省臺啓三件事曰廟議持難雖各有所見其所持難者每以回軍事非出於純然之天理為

言此則有不然者昔漢高祖爲義帝發喪之後先收美女寶貨會于彭城則縞素之擧亦非出於純然之天理而其仗義者甚正則恐不可以後來之事掩其大義也玄令曰雖然回軍後事有未厭於人心者恐未必褒揚也老人曰裁省一事自孝廟以来欲行而未果今幸有就緖之望而事竟沮敗甚可歎也玄令曰當初吾意只欲鎭定人心姑待他日而議之未晩也老人曰向者臺官旣以重瑛謀凶伏法人情疑惑云云則是便以重瑛爲虛踈也且趙副學持議則明言逆賊一人告者四人此可疑也云其議如此則所當明言直斥如權忠定之於辛允武朴永文事使　聖上曉然知其意狀卞其究誣若其意不然則亦不宜驅光南於誣告之律愚於此亦有容恕臺官者昏朝之事不足言而反正後亦有一種議論

以為護逆者亦逆也臺官不敢明言者恐是悪此不敢也玄
令曰今若加護逆之律於向日臺官則其於事体如何也老
人曰尊兄何不領會人言耶砥台又縷縷下說玄令始曰然
矣老人曰凡干文字必須先文勢而後文意此文勢明以璽
瑛為疑惑也文勢如此而既曰吾意不然又曰吾未肯誤下
文字人誰信服玄令曰以吾所見則其所疑惑者是指援引
諸人皆無情節而言也向日街談巷議皆以光南釀成逆賊
此為一時公論且其火藥等事亦所自為者且逆賊一人告
者四人亦不能無惑故臺諫只靠此而發言自不覺過激矣
老人曰臺啓所謂宗黨盘據勢成威立等語是人臣極罪歟
斥光南而並欲掃盡金氏一門極令人不平矣老人曰吳學
士道一提擧黄義州事言辭極為悖慢云黄公事之雖間於

三學士其事出於尊周而竟被慘禍乃向此人反加悖慢豈不未安乎玄令曰果有之則非矣香洞問答
尤翁往年之改轍東歸仍而下鄉者非以與兄不合故耶兄之繼以出城者亦豈不以與尤翁不合故耶去就之大辨既如此則所謂朝論之分爭特其節目中一事耳其時所謂誤禮執權是臣本罪所謂一部彝經無處可讀等語兄謂獨當於士安耶至於香洞所記三件事皆尤翁與兄對立而爭是非者他人何預焉一時士類之貳於尤翁者有何私怨於尤翁不過尤翁所為不能厭於人心故人心不服而至此耳今不究其公私義理之分而槩以彼此私意窠窟為目則為士類者不亦寃乎非惟為士類之寃兄宗為本於前而士類為末於後以兄而斥士類果可以成其說乎局面雖定氣勢畧

略降云者未知指誰之氣勢耶若謂士類則士類之所恃只一箇公論耳有何氣勢若當路之氣勢則愈見其張旺而未見其略降也兄於今日雖不能出而有爲猶當主張正學扶持善類以爲國家之元氣撥開蒙蔀拔本塞源以救正道之膏肓而今乃以和泥帶水偷合苟容之論冀以調柔其媂然決裂之勢義理不暇言而姑以利害言之一無其功而敗有甚焉云云 明齋與玄石書

老少論之分也始於廟議祖能朴泰殷字抗言于懷川懷川有王雩之斥祖能其時不勝忿忿多有侵斥之語矣又於光南事尤激之益勳之上變卒無寔事趙光甫韓曽詹吳貫之等諸人必欲罪光南宋相力爲救之仍成偏論終有香洞問答其時之事可知矣甲乙年間明齋事必欲重究少論之人出力救之

仍移少論之名於明齋誠可笑也明齋守道山樊終不出世有何分黨之事乎玄丈每曰吾主公論不為偏主彼此欲為超然脫出色目其可得乎明村雜錄

○鄭安仲有大庄於公州沙外俱是沃畓懷相聞而欲之送一弟子於安仲多般誘說請以千金買之安仲不許君啓鄭別坐世沃字謂其兄曰地雖貴與其被禍寧賣之為愈也其人敗歸後君啓終被陰中橫竄西塞此則君亦稔聞於君啓矣世人由懷相而被重罪者亦何筭哉明村與金昌翁書

○尤菴謂草廬曰何不善導子弟致有人言草廬聞之大怒旋謂尤菴曰兄之孫何如也宋都正夫人德興大院君曾孫女也大院君孫婦謂都正夫人曰吾家雖富皆大院君祭田不可分裂吾無以資汝矣乃以銀二百兩授之夫人奉而藏之夫人沒後有中人礪山宋哥自前常親往來於尤菴宅矣一日宋哥來謂都正諸子曰吾有田畓欲賣未知有可買者乎都正長子仁一見其文案

不虛遜以銀買之其後宋哥諸孫以為都正之子誘宋哥並其諸族之田盡買之云而遜有謗言此厥謂兄之孫何如也

尤菴遂不復言其事其後尤菴謂余曰吾以朋友之道聞其子弟之有人言乃為相告而使之善導則在渠之道惟當驚聽甘受以為果有之則當警戒云云而徐且謂余曰兄之孫亦有如此人言亦當警戒云爾則豈非相善之道乎而今遽怒聽我言若相對舉者然烏在其相善之道云云自此仁一兄弟與草之諸子相有不平底意思矣江上問荅

癸丑年尤菴在萬義草廬在宮村一日草廬忽書於尤菴曰京裏諸人每来問已亥禮說而不暇酬應須作一書以示来人願點化而送之尤菴遂逐行着過其有字病語病處手加點化其下端有曰湯武以諸侯為天子則當以天子待之耶當以諸侯待之耶云乃荅書曰處今之世與其呶呶無寧嘿

嘿也因置其說矣及甲寅尤菴竄長鬐草彦謫寧邉時金溍往李舜岳家李顒之子亦来會（溍即舜岳之婿而舜岳及顒即尹石湖之婿也）俄而李夏鎮八来溍與顒子避入以聽夏鎮謂舜岳近觀李惟泰最善人也舜岳曰何謂夏鎮曰不見其新禮說乎見其說則頓改前見盖君子之道改過為貴而今惟泰能之方欲白上放還而收用所謂新禮說即癸丑送来尤菴之禮說而所謂頓改前見即湯武云〻一款也金溍聞其說即往長鬐以告尤菴尤菴不記草彦前說之可以東西看而疑其別有新說之際尹適来長鬐尤菴謂尹曰近聞草彦有新禮說云其得見否曰未也尹辭歸時出謂叙九曰草彦禮說在此否叙九以為前禮說而荅謂宋子慎持去尹歷見子慎取觀其說而以書問草廬草彦乃送尤菴所點化礼說而謂曰此非獨

我之所為乃尤菴所共商量者也此公素是陰陂故今若不知者然而以造我誇云尹取覌其點化則果尤菴手蹟也尹亦始疑尤菴之果如草庐言矣且草庐於謫中有曰我出一言尤公不得保首領矣草庐甥金某聞之言於尹義濟義濟言於權惟〻乃白尤菴尤菴家子弟頗有怒言於草廬草庐亦聞之責惟曰汝果虛言於尤菴否惟曰無所言矣尤菴又責惟曰汝頃日何以釁言長者之說乎惟曰草丈之言則真是而但草丈甚悶其言之出故少者不得不自屈耳 同上

謹按尤相既以新禮說為言而明翁集中又使明翁推見新說於疇錫則疇豈以前說為答乎前說則明翁之已曾慣見者而尤相之所言者新說則亦豈以草庐禮說泛問於疇錫也且草庐之言三傳而及於權則惟草廬發明之

後惟何以非渠親聞之說必謂之真是草言乎是亦可疑
必有後人之公眼也
草丈行遺時李樺就別中路草廬有前有尾後無尾之鮭之
說樺遂傳說於京裏曰以狼籍莫不窮笑曰此老前何峻而
後何㤼也草廬得聞之遂書尤菴曰聞兄之門徒大攻嗤我
何不禁止尤菴鄙其為人只答以為吾輩飽至此境惟當閉
口而已世上嘵嘵付之一笑可也草廬遂以為尤菴亦攻自
家云且李相翻往長鬐見尤菴曰日者得見草廬書以為尤
徒並欲與 仁祖之統而絕之云極可驚駭蓋宋子愼以為
凡服長子三年者嫡嫡相承三代然後乃可此本子愼統論
服制之說也草廬遂乃傳會其說以為 仁廟亦自旁支入
承大統故其之言亦如此曰出並與絕之之言也宋長城時

壽聞之大怒乃曰此則南人所不言而草也言之欲起吾家赤族之禍草廬聞其言又以書極為發明矣俄而草庐蒙釋還歸中路忽上一疏以為臣之所見與前無異不可蒙放光城乃還送其疏矣其後庚申草廬又上疏曰以 孝廟為嫡子非獨臣見宋某之見亦與臣無異矣 上以為然則宋某又無罪遂釋尤菴付處清風尤菴以為臣罪自若而自 上誤聽人言徑蒙放釋義所不安乃欲仍留長鬐不肯上来金吾郎以為自上既以付處中道則不可自由尤菴不得已登程未至鳥嶺又蒙放而歸華陽矣 同上

謹按人臣之義毋論有罪無罪君上既令量移則臣何敢自稱有罪而不肯往移配之地乎以金吾郎之言不得已登程云者是甚可疑嘗聞尤相動引朱子而朱子大全未

見有此例豈有他賢往跡之可以為據者耶是未可知也尤翁曰見草廬禮說耶對曰庚子年在京時所謂旁枝達幹之說耶曰非也乃甲寅秋所為也對曰然則未得見之矣未知今日更有何立說之事耶曰此亦一可玩之文字也其大旨以為不可称庶及嫡統一節略如彼輩所言矣對曰豈有是理果然則十四五年所講服者何事耶到今變說則豈不為彼輩所笑乎尤翁曰少輩則皆以為草廬欲免禍而為此說吾則以為直可發一笑也君可一見令疇錫搜出則曰宋尚敏似還持以去矣尤翁曰宋尚敏得於草庐之侄家大駭而来示矣似還持以去君歸懷德可覔見也明齋集

還至懷川覔草庐禮說於子慎許見之蓋作於甲寅八月都慎徵事後也遂以書復于函丈曰草丈禮說得見於蘊堤非

變說也彼以庶字為罪故特解之曰我亦非以為庶也只謂
以庶為適云耳蓋主於發明而已非變其前見也然到今發
明有補何也真箇下教所謂可發一笑也同上
近来京鄉士友書到問此有何新作文字盡改前見與尤相背
求合駁論耶此前聞榜中有說話以長書大責則荅曰別紙
一笑一笑昔者亦有如此事其荅以為睡着未能盡着来紙
此翁往復至無辭則不荅以戲之例也又送許多說未知何
以報我也此公不早從事於學則終為險難人氣質猶未盡
變英氣以時發用害物多矣庚子入洛時則連疏上而市松諸
公皆欲聞其說故不得已有所辨說甲寅在碑岩時亦有一
二士友又問其說其意以為早晚有儒疏之舉則以茫然不
知為何說為愧故也若干文字書以示之既以思之山中無

書冊只誦所嘗聞者而言之其所以為說者與尤翁有異則恐生爭端即以其說專送僧人於萬義則尤公添八八九十字而還之李雲舉亦謄寫而去矣其後更考本文一款語則自此有改處而已今之議者以立庶子為適子者為我之罪案云然鄭說庚子曰升為適甲寅亦曰適子前後無異也碑巖往復自此專人而無異辭江郊自家擬疏亦引聖庶奪嫡之說曰統已絕於昭顯又曰適統何歸則彼此相似也何故無異辭於專人往復之時而今始出於其孫名呼老物之後耶皆可疑也使鄭說與已意相違或有不合於禮則私相反復可也又何故陰付其徒傳播中外若是其紛紜耶宗未曉其意之所在也是故吾憂其失常死期將至耳昨送長幅又荅以一笑再笑而已賢輩傍觀必拍掌而大笑矣遣禍以來

雖至顛沛性本弛緩粗知義命故守分待盡足以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豈意須臾延喘更見尊先公與同春平生境界耶草廬與明齋書

尤翁果與草廬往復其說而到今反起草廬又若始見於宋尚敏之得於草廬徑者然則草丈之深恠而甚激以為盡忘平生之言而斥以死期將至者亦不恠矣二家少輩互相攻擊猶不足道而長者此訟不是細事未知収殺之如何也明斎集

鐵筧事一切不掛耳口矣惟不敢起三字宗令日穩當道理故將服膺而勿失也不敢起三字宗程先生忠信之所發然其所用處甚不善亦莫有嫌否宋相與玄石書

同春嘗指先人而面數尤翁曰其先人之字猶是外人豈料此中指已與尤草之遺裂至此耶同春與希張光拭之字書再言可怕可怕

爺張嘗以此書示我豈獨尤翁之事也好還之道亦草廬所當自反處也明齋集

草廬禮說反復观之終未見有變說處只是言適庶者不啻丁寧若謂有發明之意而謂之可笑則可也令直斥之以變見圖免則非其情也前日尤翁見謂以為宋尚敏得於草徑騐而来示又謂其言嫡庶處略如彼輩所言令以其禮說观之未知宋生之騐之者何語而略如彼輩所言者何句耶宗未可曉也且既已往復而李雲擧亦謄去則何以謂得於草徑耶此訟則尤翁似終窒惕矣初欲以此意直質其疑而予敬以為若爾則為右草丈而疑尤翁尤翁門人必有移乙之患且既以屏蟄為分則不宜又入於閙場且名雖師生而誠宲未孚若尤翁亦致疑於黨草則不如不言余曰思之毋論

彼此得失當此紛紜之日又以禮說起鬧極不幸事且潰裂已甚非愚言之所能輕重尚口誠不如括囊芟草夫既已有書於余則不可不略復于尤翁故前後書皆略復而終未免少露鄙意未知終果如何也同上

懐川與草廬情同骨肉凡事相合共攻同春罔有紀極末梢草庐於草塲枕上發宋殷錫謀奪南有昌田畓事蓋有昌曾出入懐相之門而有好田畓在懐相黃山所寓之前適有昌生事於一家間往問其善處之道則懐相使有昌誣其祖而呈狀反得罪於倫紀將被大罪則懐相又使有昌脫身逃去以其廉價買得其田終使有昌流離失所轉至凶死故也草廬由此觸怒於懐川輾轉成隙乙卯年被謫之後懐川謂門生諸人曰草庐遽欲求生猝搆禮說謂三年為是又使子侄

出八杜洞許積狗洞尹鑴哀乞可羞可嗤中外和而唱之曰李某
乃變禮說乞生於時人云其後明齋以書復於棘中曰當初
門下之使疇錫搜出而不得則使其覓見於歸路者卽宋尚
敏所得之本也宋生所得之本卽甲寅秋往復之本此乃宋
生之以為可駭而門下之以為可笑者也今此下書則以為
甲寅往復誠有之其全篇自好無害云云若於宋生駭而来
呈之時卽荅之如此則必無今日之鬧端矣今日為門下計
當引咎自責以為少輩之紛紜皆我之過也旣以解謝草丈
又深飭少輩使勿更作然後庶幾有保合之望矣荅書曰此
事儘悠悠何必急急求解也愚每以為今日之禍礼說為虛
說而其宗有所在故凡於論禮毋論得失一例竊笑之矣云
云可笑之說若只如此則何以其時泰仲則曰失性耶誠甫

泰仲尚敏疇錫等紛鬧於面前而竟不說破往復之事也云
云本源之起蓋始於此矣其後己未七月草廬以追覺誤禮
蒙有於是懷川以為果變說圖免也草家則以為尤門造謗
傳播中外之所致也兩家遂成仇怨至於庚申各皆放還之
後終不相見而草廬自為見廢於世矣此後明齋益起懷川
學術之不正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乃作長書切欲規正明村

窮覵於所存所發似或未免於朱夫子所戒王霸並用義利
雙行之說其初蓋未嘗不反責於吾心以為吾所見者僭耳
妄耳比年以來心中之所起日以益深雖欲強而不起終不
可得門下道學一宗於晦翁事業專在於大義其初固將粹
然一以天理自期寧有霸與利之可言哉唯其尚同者見親

而督否者被疎直拂者有患而将順者無灾此所以大名壓世而宗德内疚者也自克勇者為劉而令以力服人為劉是以見於酬酢之間者其於克己躬行宗地用功之處鮮或及之而譏誚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深刻攻人勝人之語不絶於話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義棄之如遺惟其如是故遊於門下者莫不以承望附會為尊賢傾許險薄為嫉惡高者慕其名下者貪其利一例學為談論而其於性情身心日用彜倫之上則皆蔑如也是以在朝則以異同為親疎以好惡為彼此新舊相傾到處區分而士風夫習之壞不但私意之横流矣在野則相歆動以勢相牀迫以威緝言納媚毁人發跡而郷黨風俗之乖有同頴川之鉤距矣至於州縣之饋

問過禮士林之承奉過情人畏其威不懷其德究然成一富
貴門庭而無復佼者家氣像矣卒之平生親故無一人全其
終始使六七十年塤篪麗澤之地一朝變而為蚌鷸蠻觸之
塲将未免貽笑於後世則又無異於鬩墻之變矣至於文章
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若無晦翁之言則無以信其説然夷
攷其宗則或只得其名目而其意義則未必相似者有之或
先立己意而引晦翁之言以重之者有之其甚者幾於挾天
子以令諸侯者有之是以人皆外不能抗而内多不服平生
樹立宗在於倡朋大義然所謂大義者非可以言語取辦也
亦非以然諾取必也其初固有嗅醒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
稍久則無宗以繼之是以所謂修内攘外安強復雪之圖者
了無卓然可見之實事而所可見者只是祿位之隆重聲名

之洋溢而已昔先人之於門下實有至誠必欲納於無過不以門下之厭聞而自止人或疑其不講於斯蹊之戒而先人之心則終始不替噫先人有此至誠而旣不得相孚於當時又未免見疑於身後而逆耳之言不復聞於門下矣然先人則以門下之病痛專歸於氣質之用而今日妄見則寔兼疑於本源之地若使先人得見今日未知復何以仰恕於門下而俯教於不肖也且竊念存道者心雖無老少之異而血氣則老而衰耳今本源旣如此而精神思慮則亦容有不能照管前後者矣門生少輩無有眞誠愛護者不能為之救闕補綻而尚復譸張傳會反貽其累誠切痛悶不能為心今此忘身索言非不敢負門下亦欲卒先人平日之至誠耳 明齋辛酉擬與

子敬子恕両人力止擬書曰先庭責善已有釁端此雖至誠救正彼丈若不納則必生事妝殺極難不如不為之為愈也明爲不能自決欲與玄石相議因省掃交山之行宿鄗邸而問之余亦挩心矣期會玄石于松都甘露寺宿三日而来傳玄石邸止之語槩玄石亦曰言若不入則必至乖離不可説此出於兄之至誠若因此而不得全其大體則反傷於義姑更商量為可云ゝ故吾亦以不送此書為定云矣厥後權生以鋋来見明齋曰云ゝ以鋋欲明借爲之言以諫其外祖乃陳明齋之酬酢則懐川大怒招列其子其孫復使以鋋更言酬酢之言曰汝輩毎護尹某今聽此言吾不善製其父之墓文故将欲擠陥千仞抗塹矣憤ゝ愈怒以鋋不敢諫唯ゝ而退此事宋淳錫来傳于玄石則玄石即書于余曰明兄以不

送書相議緣何卒發耶左右必聞其委折須細報焉余以無所聞答之則復使余趂即書問余作書以問則略示與權生酬酢之事且言欲守靖無卞之意厥後玄石亦以書問亦不詳答玄石復書問之故明齋不得已詳陳與權生酬酢之事（明村雜錄）

權生來訪與之言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〻春所謂都是機関草廬所謂專用權數恐是函丈之宗病吾欲一質所疑久矣而情義既阻不敢有言常懷鬱結云云權生之達於函丈者此言也至於碣銘不遠美之故有憾云者函丈當初之說不肖之無此心高明之所量也函丈之於先人自碣銘以來宗非一事一言而已至於木川事而極矣人子之心安得晏然（明齋答玄石書）

同春所謂都是機関者亦有苗脉否曰此有可笑事同春之
孫與老奉之子同年司馬老奉謂同春曰領先生享新恩會
于吾家以為一塲歡同春許之老峯又邀尤菴時尤菴方欲
還山而恐上下俱挽不欲預定行期而俟間促駕為計同春
密知其意乃於酒酣後謂尤菴曰何日促装耶曰吾豈有促
装事同春笑曰都是機関尤菴亦為之笑此蓋好戲而拯乃
引為攻尤菴之嚆矢豈非可笑之甚乎江上問答
此慎疏以明齋書中同春所謂機関一段謂之誣語則先爺
曰此言同春嘗累言吾亦聞之昌拯同春於水湖所寓則同
春曰此台専事機関不可説云云其可誣耶但同春則儕輩
之間相作無妨尹台以後生引此以宗之非矣云云其時以
誣言將有全論頼先爺鎮定哀以此等酬酢一切忌諱必欲

歸之於誣辭誠用歎咄 明村與金昌翁書

明齋以與權生酬酢之說復玄石而以其書送于余以為覌時勢以傳余袖示玄石曰執事方入京口煩擾若透漏不可說乃袖還玄石還山後欲荅明齋索去其書不能善藏終為淳錫之竊去云 明村雜錄

余謂玄石曰今日明齋之見忤於時輩者皆由於執事玄石驚曰何由於我哉余曰明齋欲守靜無卞而再三質問且其書不善藏終為淳錫之竊去以致紛紜癸亥年明與齋會宿於磻溪時從容說話所謂懷川世道難變三戚門户難祛西南惡毒難平此三說漏泄而懷川憤恨三戚憾怒諸怒湊合怨恨深篤故也玄石憮然曰雖無妄之致且関時運然由我而致此余亦每恨也當初金閔兩戚家大怒曰吾家齒於戚

里中耶至今怨毒必欲生事者盖源於此也同上

彼與玄石相惡作香洞問答将起大禍矣其家不善藏明裔書見偷於淳錫以此移鋒尼山不遺餘力由是力疲故玄石家乃免其禍其間幸不幸亦有數存乎同上

見今亂書則前日所論義利王覇之書為宋淳錫謄去云向来數年之囁嚅者一朝得達今而後庶使函丈知愚之本心矣且所謂王覇義利者雖未能詳其條目如前日書草而其大義則固不外是若或由是而有開納之望則幸何可言今亂深以不容為歎還可笑也初非欲有隱也只是過於詳慎耳明齋答玄石書

鄙意尤翁之病雖如兄言亦只是為此學而不能克祛己私以至於此耳非如陳同父之學知其為義利而雙行之王伯

而並用之以便其功利之計者其名義位亂逈然不同而兄乃混而加之耳（玄石與明畬書）

聞與楊山往復一紙為令孫謄去得徹於案下一幸一懼蓋權以鋌有所轉達之後和叔得聞令孫之所傳亟以書相叩故不得不一布曲折云云（明畬與尤菴書）

高明所與和叔書偶爾奉見矣噫藥石也高明所指皆是宗病而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者尤見其過與而太恕矣比如病人鍼灸將死忽有良醫投以神丹砂劑得尋生路則雖未知良醫本心果出於愛已而其為惠則何可量也惜乎衰病垂死不得刻意用力終未能大受陰功也（尤菴答明畬書）

妄見妄論不止於此此只大綴說其詳宗在於辛酉夏擬上長書而至今不敢仰呈者宗是誠意淺薄之罪也其與權生

相語者只如齊人妻妾之訕於中庭者輾轉得罪以至於此
不但文字事而門下之於鄙家苟有可害於先人者則無不
暴揚於後生門下常引故金尚書言指先人為恐人如是大
段不近之説尚且不擇虛宗輕以語人則人子之心安得不
痛辛然義之不能不異於前則又是別事也師者道之所在
故無犯無隱今也有言而不敢盡有疑而不敢質欵誠未輸
而疑謗先萃自古師生之間實無如此之義矣先人當時之
事先人陳情之疏一一自列而　孝宗大王至有未聞陳東
終致尹穀之死之批矣然人各有見若論處義當否而公是
非之則雖子孫有不敢私致憾於其間者今此言則不然自
甲寅至辛酉八年之間自此中及木川隣近之處了無所聞
而忽自門下傳出意者以告門下者陰懷疵病先人之意故

托他人以播其説使之紛然辨詰之際作爲一場詬鬩耳以
此誠不勝痛心欲請其言之所出而打愚奉問則若以其言
爲出於柳壽芳者木人奉問則便以造言自當有書於此中
則以爲問於許璜最後恭仲奉稟則以爲聞諸草令云夫如
是則雖欲無疑何可得也（明齋答尤菴書）
来書至兒子奉稟一款兒子大驚曰實無是事凡世間言語
如此者多云云（尤菴答明齋書）
甲寅冬以後門下宗無與草廬會合之時故其時固疑恭仲
之誤聞矣云云（明齋答尤菴書）
木川事則（菴尤言木川人書於曽西建祠通文曰江都俘虜豈合享祠云）尤翁前後之言宗
爲可疑此亦初豈致疑於自唱而自和耶只意其平日有此
私意故門下承望之徒託人以爲言而又喜聞而傳説耳令

則此中之疑亦漸深蓋其言初無聞知者打愚則聞於尤翁郭智叔則聞於尹案而尹案亦聞於尤翁之在棘中時他人皆不知之也及此中致疑而後尹案往問其言根則便不言而自當打愚以書問之則又不言而若以爲其言出於柳壽芳者柳郎與打愚交惡者也此亦可疑權致道郭智叔同問之則又終不言及抵書於拯則又以爲問於許璜則可知許生拯之素昧平生者也雖欲問之向從而問若曰爲先人受辱而發則言其所聞之處有何難事而深秘固諱若此其周遮耶昨秦仲来宿爲言渠嘗從容仰扣所聞處則初甚難言渠以爲雖不欲煩傳豈於子不言耶郎乃言曰當初草廬傳之矣云云此言尤可疑函丈與草廬甲寅秋以後無相會之時而此中書院奉安通文則甲寅冬事也草廬何由預知而言之耶函丈之前後所言如此則此中

雖欲不疑悪可得也然此言亦語間事故依和叔所敎而隱忍之耳（明倫集）

癸丑函丈與和叔書中引尹鑴詆先人之言而傍書於江都事四字而還抹之此亦初欲以為尹鑴之言而實非鑴言故書而還抹之抹之而使可見以疑人之見之者和叔亦知之故謄其書示余而並及四字還抹之事矣（同上）

昔日端甥輩為傳草廬於先人下世後與尤翁會尤翁問曰美村江都事何以處之草廬答曰兄何為此言耶設令未盡於義此是少時學問前事而吾輩相友則在於學問之後今何可更疑耶尤翁曰然去夏還自交河時歷顯道則顯道曰李喜朝傳尤菴之言曰草廬疑美村之不死於江都吾以為設令未盡於義乃少時事既已學問之後則非所可論云云與

端甥輩所傳正相反余於歸路歷草廬試問其事且道尤翁之言云〻則草廬不覺愕然頓謂端中曰尤公之言每如此不可說也又謂余曰幸甚矣尤翁如是發明則無事矣此翁善覘勢君家似有勢矣為之一笑尤草二翁之以一事相誘非止此一事只二翁自家之心及天地鬼神知之耳他人何能辨之今此木川事亦誘於草庐者無亦類是耶然今已置之於不可知之域正不須索性別出也同上

尤翁於先〻生乃數十年道義之友也於兄為數十年道義之師也推隆親厚一世無兩而其所相激者乃碣文之全用狀語也後書又有內外之說也又有山嶽之說也近来又有木川事而昨見兄答尤翁書又有金尚書事矣生平尊仰如此今則有許多阻碍此心兄所謂情義不能如前者理勢亦

然也世人遇事必欲伸辨者為其或能亂直而蛾人馬耳今則不然先庭自訟之深樹立之卓著於上下耳目本末焯然尤翁云云祗見其為吝於與善薄於故舊豈能有損於幽光之萬一哉至於內外之說尤草二丈既已相誘不必深究木川之事尤翁亦云出於尊尚先丈則又奚必旁推黙蓄到此境界耶兄乃以極言竭論為主語深意切無一顧藉輒以敵已下所不敢者行之於函丈大老無異告絕之書雖自以為誠直之道而恐於君子怨德之報所失非細也（玄石與明齋書）

木川事最可怪駭懷川謂當時此說盛行於鄉中人無不聞則何以甲寅以後八年辛酉懷川獨聞而言于李翔耶李翔何曰漠然不聞云而使木儒窮問其有無耶木倅亦何以曽無所聞答之耶李翔亦何為往問其言根於懷川耶果有其事

則木仗何以來索其時通文於尼院耶李翔問于懷川則何以曰言出於柳壽芳耶木仗問于懷川則何以言尹宲傳之耶尹宲何以言始聞於長髻棘中耶懷川與明齋書則何以謂問於許璜耶許璜又何以言聞于蘊提耶果是璜之説則則懷川書有所從聞之人憂恐徊徨者何耶何以其人之恐憂徊徨而便以造言自當耶懷川言吾於鄭載嵩事為造言之人今於尼山事又為造言之人云宋泰仲嘗歷酉峯子敬問曰木川事推諉莫適所指兄豈不知其人乎泰仲曰家親言草廬傳之明齋曰此則誤君聞矣乙卯以後函丈與草廬無相見之事矣泰仲荅曰初稟則不言再稟則曰雖不可言于他人宜有父子間不相言耶乃曰草廬言之宲無誤聞之事矣懷川荅明齋書曰草廬言之一欵兒子大驚宲無此言凡世間言語如此者多朴泰殷謂

李喜朝曰頃者宋恩津謂吾兩人曰草廬言之今何發明耶喜朝曰何不信函丈之言反信宋恩津虛疎之言耶果是虛疎之言則尹世顯昨年之疏又何以言宋時烈自京歸路逢李惟泰於道同宿而傳之耶乙卯以後懷川與草廬無接面之事何從而相言耶設使草廬言之安有憂恐徊徨之心又何以言兒子大驚耶彼中說話變幻莫測類如是楊村鄭兄曰頃年泰仲過宿我閒木川事人多疑之兄豈不明知其人之言耶泰仲曰先人生時分明言草廬言之云矣若然則兒子大驚云者尤可異也蓋當初尹寀許璜之說都出自誣尹許發明之事泰仲細知之矣故不得已乃謂草廬言之泰仲斷然信之每向人言之父子之間相欺如此則他尚何言哉

金尚書云云高明何忍提起此説也當時金尚書每血泣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平日得罪於先丈者專在於鐫事蓋中其毒者此漢最先矣及其排斥朱子自立己説將有以易天下則愚竊不自遜猥自托於闢邪距詖之義此於先丈未免有左右佩釼者也憤之鐫心至今猶甚雖九死而靡悔云云（尤菴答明齋書）

知彼之有禍心固尤翁之先見而持論太偏激成禍機則又先人預以為憂者也曩日之禍實尤翁持論偏峻積失上下之心之致焉可諱也且先人於當初固以鐫之投合相門主張横議斥之以失身而又憂輕脫詐僞之無所不至其末梢所倚附者不止相門而已則亦不可謂不先見也噫此不足爭而古來激小人之禍者小人固有罪矣激之者獨無過耶

孰與處之得宜而銷弭於未萌也世之知此者鮮矣明齋與朴泰輔

至於尹鑴事不料門下之又以提起也門下於丙辰答書不以為已解惑云耶唯此一事自先人在世時至于丙辰積十五六年前後往復彼此殫盡而終得門下之解惑況其人罪死之後尤有何更論之事乎金尚書云云何恐提起之責極雖極頑亦豈恐無故發此說耶年前因宋夔錫已聞門下之有此說而近又聞令季瑞山及門下諸人到處騰口譁說因極則安得一向泯默不為一訴於門下耶夫金丈至情痛迫之語則人誰間然金丈曾於癸巳之秋一訪先人於丙舍為及當時事為言先人引咎不仕之太過而哀其同氣之不幸其情至可見矣噫殺身成仁一家義烈炳炳則死者固無怨悔於冥冥而生者亦豈真有尤人之義哉金丈於先人真有

不但曰恐人而已之意則是怨之深也怍之甚也又安有手登薦剡以欺吾君時加存訊以欺其心之理乎今乃追擧其一時至情痛迫無所歸咎之語以為瘢痕先人之證左則亦豈金丈平日之本心乎前日則只以門下之輕以傳說為悶矣今此下教則便有因其言實其事之意人子悶迫之情於此更加一節矣不肖於當時歲已九矣猶記先妣自決之時先人不在家中至今追思歷歷如昨雖使金丈而在亦未必以己不目覩之事身質傳聞之說況今於金丈已沒後幾年無端引播其說以為訾謗之口實以不肖無狀之故貽累先人已不可言而又與先妣明白處義之一節而堙滅之罪通幽明萬殞無惜云云 明齋答尤菴書

尚書之前後異觀則亦非愚之所敢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

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舍季曩日果有妄發矣然孟子曰殺
人之父云云夫殺人之兄而乃殺人之父則可謂侵過一層
矣且怨不必酬而今乃酬之以此為罪則渠亦無辭矣日者
仍金士輔聞尊以母死不明持疇孫甚歎尊之不能推恕於
人愚雖無狀何忍尤而效之乎尤菴答明齋書
此書之後則往復之義亦絶不復作答故略記其書中所及
者右書所謂舍季果有妄發云者推之在懷縣也有宋奎東
獄事奎東者即尤翁之門庶也嘗偽作尤翁書有所干請於
湖南之靈巖郡事覺尤翁呈狀請以官治之即捉囚刑訊一
次矣適有赦令推以一次之刑足懲其罪欲放之往候尤翁
仍及此意則尤翁曰赦令強窃盜則不在赦例偽作吾書其
為窃盜大矣曰自發奎東偽造御寶之罪曰奎東私作通政

古之古字以告
字通
東之下恐有
字

帖以賣於人而書給官教者乃吾門中人也蓋奎東不識字故乜翁家欲知其書給偽書之人使人搜探文籍於其家而得此偽造官教也推辭出歸縣則所謂宋村書給官教者乃宋奎瑞之子未冠者也自古為奎東所瞞不知而書給云於是奎東為死因故即更嚴其枷鎖而報于方伯推時病作已決歸訃故其日離縣而歸家矣其後子敬歸自京推謂曰京中聞君有新謫謂君曰宋奎東以為殺人之事吾未之學也即日決歸云君之歸時果有此言耶推曰無之其後聞宋時烝到處肆詈曰殺妻之事則曾聞之矣殺人之事未之學也曰而詬辱先人無所不至云即此事也所謂曰金士輔蜚聞尊每死不明持疇孫窃歎尊之不能推恕於人云者疇錫之繼母昔年自溺於黃山江水以死而此言則全無苗脉其後

金士輔委来發明非渠之所言矣渠於往拜之日言疇錫之登第可賀則云尤翁曰聞羅良佐言此孫不合清望云人言如此登第非所喜也渠適纔聞宋後昌所傳尼山中亦有不合於翰林之語即舉此言以對之則尤翁曰尹極之言云耶渠曰其素謹慎安有此言只尼山中有此言云矣尤翁曰昔則謹慎而今則全不謹慎云其問答只如此云矣明齋集

仁友諸書其犯分失辭之罪固非細故矣苟以門下所處言之一舉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其能獨為盛德事耶江都之事其在曾丈所引而自廢者愚恐雖使聖賢當之必不為追罪之矣其餘称說要非門下所親見則不過得於傳聞之詿誤乃遂因此而處之如此乖朋友平生之義傷孝子罔極之情以至人心不服而國論不張禍難之萌靡有紀極不審

此則終無害於世道耶玄石與尤菴書
一舉而傷人之兩尊此執事之以為大何者此固愚之罪也
然先為此不忍為之說欲以資制人而使人迫而後應之者
是誰也若論先後之序則所當悔謝者孰先孰後也尤菴答玄石書
妄意所恃以為世道計者惟執事而已今書意所左右乃有
不然者不惟不為所恃乃反為彼所恃令人惶恐慨歎不知
所以為計也自此不敢復有前日意思只誦朱先生所引我
日斯邁爾月斯征之詩而已噫其戚矣同上
執事不但不任此責反助彼勢一時榮名則可喜而奈後世
公議何同上
今以權金為無義而死則是晦翁所謂真胡種子也而舉世
尊崇此人如侯芭之服天祿尚何言哉尤菴與宋疇錫書

○宋尚敏為其師伸寃賊鑴等杖殺之矣將為祭社之舉工役已興而宣舉之子推為其圡主以悕刻之言沮之覌極與推之意則盖以為褒揚節義之士則吾父益有所愧焉沮擊節義無所不止今以其事與其父相反而反加害悖之言

彼宣卜之黨紛紜跳梁憑藉牛溪要洗尹醜不足以供一笑 尤菴與黃世楨書

丙午余往拜同春留一望一夜從容同春道士友之潰裂如此實為斯文之大蠧仍曰魯西亦累遭逆境而其度量宏大每處之泰然且有子仁故姑無大段事端云云蓋同春當日之意深歎有子仁氏而得免大段侵辱矣然其末梢竟以子仁氏知彼本源之故魯西先生身後數十年慘被搆誣醜辱罔極此豈始料所及者乎 明村雜錄

去冬尤丈到京時知舊門生多以往復事為言長者曰吾亦思之果有所悔矣諸生拱手稱幸已而又曰令聞朋友言之甚勤吾必有其過以致於此此所以有悔者也於是聞者知

其意莫不憮然繼以咎人書有不言則於身雖便於世道不
便之語然後人益鮮体云玄石與明齋書
竊想吾兄躬遭變節亦已有間端居屏處思惟體大必有怵
然感動於中者矣向來諸友來言得見兄書其所以深加咎
悔者不啻鄭重云第念悔字自是難言有盡底裡一切痛悔
前非者有就其中悔得一兩事者有外似悔責而內實自是
不動者未知吾兄今日之悔出於何道也蓋悔深則心不安
心不安則思所以善處之道此乃次第誠實自然之理苟或
不然而徒為外遜者恐不如初不悔咎之為快矣玄石與明齋書
書中所叩悔之一字敢不略復鄙人如有學力則可以處義
而不失如有誠意則可以感人而相孚自當不至於此境此
則大体之之悔也若以節目言之則所悔非一夫可言則言

不可言則默理之當也而旣不能言又不能默與權以鋌言者一悔也兄之垂問也當有早晩面論之便而徑發於文字以資起閙者二悔也當復尤翁之書也新見並疏辱及先人此心不得其平不覺辭語之觸突至於一事一言無不暴揚等語有同兒曹之詐語者三悔也幾許經歷過而猶不能悉知尤翁之心猶冀其萬一其後猶有再度往復終至貽辱已親無所不至而後已者四悔也與顯道書中語及栗翁及權金二公事語欠敬謹文未暢達以致人言之罔極者五悔也所悔如此而其他則只自悼其不幸明齋答玄石書

今以不肖妄言之故貽辱亡親至於此極則有何顏面更有靳合之願假令妄見誤疑尤翁而尤翁終不失為程朱其在不肖私義亦斷無忍辱於親而求合於他之理古人所謂收

淚告絶者亦可謂感矣鄙人今日心曲不得不為吾兄畢之未知兄意以為如何 同上

此事始於魯丈行狀之太過碣文之不誠其首尾大小皆鄙之所與聞當時雖亦有情事痛迫等語實不料其如今往復曲折之甚雖求之前世師友相乖者未見其比殆一世變也蓋鄙於朋友當初欲不用其碣文則勸之使用欲自廢蟄則勸勿如是欲進長書則勸姑勿進及至所謂王伯之書出始勸追進長書往復初書之發又勸以師生父子之義斟酌善處其於尤丈亦勸以程朱遺矩平心善處雖不如尼書之詳而大意可見矣識淺言微俱不見採於諸公旬月之間遂成蠻觸做出無限不好底氣象真是咄咄恠事愚意此無深奥難知者惟師生之義父子之分兩塗而已朋友之於尤丈受

業講學眼事數十年當伸寃則草疏倡論當患難則陳章自
表當出處則遵用其說人皆知為宋門之高弟然而世之論
者必曰師者道之所在道非則當絶視之無異弁髦土梗此
愚所未曉也以師父之分言之古無其事難以比論惟復讐
之義差可相近然亦終不成說矣何者今日尤尹之齮齕曾
尹只是江都不死伸救尹鑴兩事耳江都不死雖曰未盡旣
已深引其恥終身自廢強學篤行以有樹立則一時儒賢皆
以學問前事弃而友之矣伸救尹鑴雖曰先見不及於一書
便絶者然自昔見欺於奸凶之人何代無之汴宋諸賢之於
王安石胡文定之於秦檜尚矣至於栗谷先生癸未耳八之
後論薦汝立不啻明白其可以此為諸賢大疵耶明友之致
憾尤尹亦不出此其間分為內宗虛㤼泰山喬岳江都俘虜

忍人四節但虛愒泰山兩節本欲開牖鄙生以為扶世道之資則其意不專於與彼撕捱矣江都俘虜自謂為曾丈欲治其造謗之人則不必窮加推覈以致紛紜至於忍人之說固自不免於所謂齮齕者然亦或是當初訛傳為左丈先入之罪則未知其皆果罹於復讐之義否耳以是推之其所遭罹固非人子之可堪第恐未至於與師門血戰以陷惡聲之戒者然而世之論者輒曰父與師孰重絕之已晩不可謂非此愚所未曉也壬戌會於甘露寺時明友曰吾於左丈名雖師第情不能通疑不得質心知其非而不敢言大義已虧今欲效比干一言死耳鄙笑曰吾願君效王蠋不欲效比干也豈意未久因權生事有王伯書曰王伯書有向來往復至於不可收拾之地耶大抵明友所處雖或大錯內則迫於父子之

私情外則坐於見識之未透本非見利背義之類情有可恕則在我與聞始終之人何敢隨衆攻斥以增其譏端乎至於尤犬前則失於明友後則失於師生（謂未書竝斥曾丈夫婦者）縱曰在上之人未見一是其他病痛多有不可曉者使人媿歎無以為心然平日學問舉節出處之大致雖未全美亦難盡廢則只當黽勉以保其初誼也論其事則皆非觀其人則皆不可棄此乃區區近日自靖之義者而似聞兩家之人皆曰是非不明其意各欲吾之扶此抑彼蓋必知隱微心事如尼議然後可以斥尤犬必知其專出私意如懷論然後可以斥明友以鄙迷見不能從人而為陰陽左右之分決矣所諭兩家善處之道正符鄙意第尤老平生自信以程朱只見人非而不知己病已成家計公私所失皆從此出則今豈有一毫瞿然友

求之理哉惟子仁則未嘗妄自尊大又經一番大節拍渠或
回心覺悟云云南溪與林德涵書
謹按只以江都不死伸救尹鑴等說而觀之則南溪所謂
不可置譽者似或然矣而至若忍人之說辱及兩親是何
等言而誘之於先八之累視若薄物細故猶欲為彌縫保
合之計耶其後章疏問答之間詬罵誣辱殆甚於仇讎而
猶使之望笑祭告然則師生之義反重於父子之親耶未
知百世後果謂之如何也
今以所以紛紛者只為魯丈有江都不死不絕黑水兩段耳
江都事則魯丈所遭可謂狼狽而浚来自請儘是明正左丈
亦既許以為友則恐今不當追咎矣不絕事則魯丈於凌駕
朱子及我國諸賢只謂之過越於服制議論只謂之輕脫恐

皆未盡其義雖被當時尤丈之疑斥亦無甚異者然而到今必欲斷以作別人為世道害有若附彼而背朱子此則尤丈之論太過者也至乃以狼狽而謂無可死反乖曾丈自靖之義以未盡而謂皆合道理欲與先見之尤丈相抗此則子仁之論甚惑者也以此言之曾丈雖有所失然於江都事既自善處如此則當彼稔罪之後必能深引已過無容他說矣惟尤丈子仁方生之論莫與堪當一則以其子之不言彼惡謂當有害於世道一則務為推隆於先人而不恤其外世皆疑以各挾私意而門生親舊左右扶植至於羅韓二疏而極者也愚意曾丈之失雖似稍輕還他未盡尤丈還他太過子仁還他甚惑又必打破邪心之說而還他有得失然後可以略定如何如何 南溪集

明友兩世自修一迹不出門人不得以窺其罅隙重以遺父子之痛聞者尤加哀矜而愛惜之尤丈承不世之遇歷事三朝言行長短無一不彰名位所係議論所激譸怨相隨亦已多矣至於近歲所處輒與物情衆論乖剌紲而門徒上章日事蠻觸雖平昔尊師隆慕之徒到今反成阻礙云云同上

○来示為奴苟免其辱身大矣為奴苟免四字即美村自訟疏語也然美村此此下當有言猶諱其為奴以前一節而不以盡於君父也據滄州公説則當日虜以兵圍住諸士大夫常漢而斬殺數人使通呼曰不降者逃走者皆如此欲降者皆跪美村從衆而(覺)適聞世完出去而請以同出云此一欵萬目所覩其可諱乎有若避亂於山谷間可笑可笑數日前慎齋庶孫萬里萬誠来言當其初被召也以辭疏草本進于慎齋慎

齋責之曰豈可如是泛然當引江都事自訟可也渠怳然而
悟改為死罪臣而略舉其實狀云矣尼尹得和叔狀歷見宋
子慎子慎曰江都事是大段也何可放過耶渠勃然而起子
慎取怨從此益深又子慎嘗言家法之正制行之嚴今世無
比而只議論每在害利上是可疑也尹怒尤在於此故此間
章甫如今道源方伯有立祠議則尒尹為寧以慘刻之言防
塞故至今未就矣其時沃川諸生移文于此縣舉乃翁事曰
如此然後可合享祀耶吾聞之大驚即令取其文焚之吾於
美村未嘗不厚而反取惡怒此真所謂明月之暗投也可笑

尤菴答李喜朝書

聞李令擇之曾作書爭虜陣事曰誠與鄙聞有異其何以有
此言耶答曰當時只憑滄州語若如來說吾亦何敢自是云

玄石與明齋書

滄州云云本非滄州之語乃懷川所誣也李判叅選抵書懷川以明其不然則荅曰當時只憑滄州語若如来説吾亦不敢自是云云捀今則實知其非滄州語者故其荅不得不遁屈矣以此觀之其所造言乃其平生本色也明村雜錄李選乃滄州之甥故知滄州平日意思言語與懷川所引相反

前日懷川與李喜朝問荅中托於愼獨齋諸孫之語以為先人被愼獨之責始引江都事云云先人之必欲以江都事引咎終身之意一時儕友之所共知也懷川亦非不知而公肆誣揑乃至於此今畨彼疏所亦引本於此矣須得見彼中所謂後洞荅問之説又以為先人疏辭專為山林高蹈不屑爵祿之言愼齋曰君之江都狼狽人所共知不可為此自高語

也然則其之引答本非其意也云云而亦誘之於慎齋諸孫
之言此即曰李喜朝問答而又加捏造者也金生萬圭等昨
又来過相與咄咄以為人之罔極乃至此也後生輩不知其
如此方相與傳襲陷入而不自覺未知此禍何時而已耶明齋
集與羅良佐書
宣舉於丙子避兵入江都與權長順金益兼諸人約為義旅
欲自效於江津守禦所既而分司以為若有緩急則諸將皆
赴江津嬪宮不可無宿衛遂以儒兵為嬪宮衛卒而承吉韓
興一主之及甲津告急興一乃點儒兵分守城堞俄而賊渡
甲津以兵逼城而誘脅之分司宰相窘迫無策與賊約和即
無交鋒遺矢之事而賊兵遂入城矣珎原君世完曾與宣舉
隣寓相識時以 孝廟之命奉使南漢謂宣舉曰君可與我

偕行乎宣舉即請於仲父尹烇曰江都既陷南漢且危等是
死耳寧往南漢得更見病父而死遂微服為世完從者同渡
甲津及至南漢不得入城遂從世完歸八　孝廟行中仍得
脫歸今之言者乃謂宣舉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與妻約
死妻死而不能死盖宣舉於當時非有所受職事也避兵而
入兵至而去乃是士之常分固無必死之義也然既自奮與
士友約為義旅則所守之城堞固是死所而所與同事之人
固有同死之義矣及至媾事既成守備亦罷則雖欲堅守一
堞死而不去不可得矣至其同事之人既無同力致死之所
則倉卒顚沛之間或生或死乃其事勢所然死者固為感奮
取義以守其志而生者亦豈淟涊偷生以負其友者哉所謂
與妻約死者宣舉復文敬公金集書曰其時宣舉與諸士友

聚謀處身之所亡妻知事急遣婢邀宣舉宣舉至則曰與死於賊不如早決願一見而訣宣舉不忍見走歸士友所云據此則謂之有約誓之説者又非其實也然此二事皆宣舉居常傷痛忽欲忘生結之在心而形之在言故其癸巳疏曰丙子之亂入于江都曰與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之日士友等俱死仲父烇亦終致命臣則頑然忍慳一死妻決於目前子棄於道傍而獨隨使臣之往南漢者冀見病父於圍中進不及城下退不塡溝瀆輾轉得脫終至偷生外負朋友內愧妻子不從仲父而為奴以苟免焉臨亂失性處義無狀追思至今恨死不得云云宣舉之所以撝謙自咎乃如此然當是時既無必死之義又非有不得不死之勢而上有父母未知存亡其不可為友妻而決死亦已明矣至其引咎不仕則

又專以疏斥虜使而免於虜難爲至恨深耻而其微意所存實在於扶大義植人常以此自靖遯世獨立而不悔故其丁酉疏曰始而妄學陳東之所爲終焉不免爲尹穀之罪人又曰臣於丙子再上太學之疏而畢竟未免顚沛於江都臣竊以爲大可耻也今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爲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或以爲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用此引咎無意仕宦此莫非臣之實狀也然所以爲此者非爲友也亦非爲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　孝廟賜批曰嘉爾之守志不變而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噫丙子之事尚言忍哉南漢與江都一也今日士大夫孰非圍城敗國之餘生而其能守志完節於變亂之後確然不爲利祿動者有幾人哉當南漢和成之日孰不慨然憤痛欲決一朝之命而然其不能者又豈必

為貪生蒙恥之人哉且益謙順長既殺身於前宣舉沒齒自廢扶大義於後死生雖殊所就一也所謂天下之大信也死者復生生者真可以不愧矣是故時烈嘗為節死人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作三學士傳其卒篇系之曰我東禮義素明遭亂立殣之人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以下十餘人且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此不須別立傳紀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于此篇之後則其義該矣時烈平日許宣舉之節如此與祭文砥柱一星同義而所謂與金尚容諸人同歸一致者其論尤確今也忽更謂其與益兼順長相反不暇顧察於前後之相戾者何歟且時烈信以為江都之事足以慙憤廢伏不可自立於世乎則將為宣舉訃雖宣舉欲出勸之勿出可也然以

宣舉不出為太執嘗有汝望脚伸吉甫頭回然後可以做事之語及至今日乃欲追實其撝謙之辭以為瘢痕之資此果何心哉又欲以微服為奴為詬此尤可笑朱子論子羔不徑不實曰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况微服已自孔子為之矣此果足為恥乎且時烈最怒尹拯致疑於木川言根之所出其抵尹拯書有曰木川事勿論其事之虗實其語之有無而盖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此盖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也以此觀之其意固似忠厚矣近日時烈之門人弟子公然以醜穢腥膻等語揭之通文李景華則又從以謄之於疏章景華亦時烈之門徒也在李翔則欲其勿作院長於互鄉已之門徒則盡互鄉也而恬而相容者何也然則欲人之勿疑此說之本出於時烈之門而木

川之為假托也難矣其所以掊摭崎屹甚於仇讎事之是非義之當否不足論也定齋集羅良佐書蓋在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微服避亂固無不可其時權全二公隸在南門故得與仙源同焚不然則亦無必死之義為先人自道之辭故自以為苟免而痛自刻責者也且為孝宗大王言之故亦效古人毋忘在莒之意也若其終身不出則實守量而後入之義亦非必以江都一款為之主意也所謂量者量時量己量人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日未嘗以微意示人故人無知者雖以同春松谷之相知其所白先人心事皆有未能盡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者非他只自以違命為大罪也先人丁酉戊戌兩疏盡之矣今人或欲以江都事嘗病先人者即何異於指栗谷以妄塞悲之疏而謂之

自道盡之者耶栗谷則猶不免真有入山之失而先人之不死則初無可死之義　孝宗大王批答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云者聖人精義之言真可百世而不惑矣明齋答羅良佐書

不意尹拯者乃抵書於搢紳之間曰云云渠欲以江都事為無失何敢以不相近之說牽拖先正混為一科詆斥壓倒若是其無嚴乎向日蔡振後柳櫻之疏每以此為誣陷大賢之計而今者拯之為言乃出於一轍此而置之則終必為邪黨藉口之資云云金盛大四學通文

記昔乙丑年間先爺慨然於金盛大通文抵書余於曰不幸近出吾門且曰沃伎醜悖之說聞之痛心實章甫之大羞辱此於孰無憤疾之心耶近日時論多以此疑尤翁之指嗾而左右則只答其不禁可謂過於忠厚矣明村答金昌翁書

昔者大有之將爲疏頭也（趙正萬疏時）先爺與之書曰汝之今日之擧實非平日所料初旣錯誤以至此境豈有善後合宜之道乎良可咄〻余之書意非欲使汝暗然托故出來也欲其以余意明言於疏廳諸人而出來也且觀疏草其遣辭主意大與余見有異如此則雖隨參亦不可爲也疏中辭意不但無侵逼於魯西雖其攻小尹之辭有以明是非爲主而毋甚乖激可也今此疏辭大異於是余曾於 榻前以崔愼疏中論魯西事輕加評議爲妄率而觀此疏本其所云〻不止如崔疏所論則汝之參此疏也豈非未安之甚乎今雖删節其文字必不能終歸於平正況多士之論亦必無曲從〻理莫如初不當之〻爲得也云〻先爺此等文字君何不細着耶雖以此等文字觀之其不欲侵逼魯西老先生之意炳〻章

明矣 同上

拯之向年與人書中言及宋時烈事盖有至痛在心言不暇擇其情可恕不復舒究直斥以背師無状之小人永削仕名不齒朝籍朝家舉措所損非細且以拯謂誣辱先正臣李珥添一罪案不勝紛紜前日答人之書不過痛其父罔極之謗欲引珥成德前事藉重而證之誣辱之說萬不近似請亟下綸音禮待如初使人心鎮服世道和泰 李相國尚真劄語

夫以拯為誣辱栗谷先生者三尺童子亦知其罔而金相以下靡然從之至於上欺天聽而不憚信乎氣勢所在無事之不可為也 明齋與羅良佐書

先朝實錄當南人當國之日是非顛倒非復日直史故庚申文谷為領相筵中陳請改史而且達李端夏即植之子文瀚

既優且植當　仁廟朝修史極精當至今称之端夏必有聞
見於家庭必善為之專任此人似宜遂蒙允雖不記本文大意如此伊
時領相為史局摠裁官端夏主之一時文翰之士並八同修
一日領相来見余曰吾見史草魯西事一處極盡無餘蘊一
處聞有貶議亦詆江都事君知魯西江都事乎余曰吾是後
生無所聞矣領相曰書魯西事好者似是為申叔弼所錄也
貶者疑是李擇之手也史局諸人欲知魯西江都事君須問
於明齋俾令當史者直記實事之地似好云不數日伯吉亦
来言與領相同亦使余問来余曰領相之意書問于明齋則
所答云云又曰世情難信使余十分詳審以出矣袖見領相
又傳明齋戒言則領相曰小無忌諱之事有何疑史局人不
知顛末頗泄泄使伯吉傳送實無所妨翌日伯吉果来亦問

尼書来否余曰已来明齋頗有慎重之意以此咨且伯吉索
見出示之則所言又與領相〻合仍問曰此書領相見否余
曰昨已示之伯吉曰領相之言果如何余傳領相之言則曰
乃與吾意同實無疑慮之端仍請袖去西公之言同故不疑
而出付矣伯吉持去過數日後来言如重叔擇之諸人平常
見之小無忌意果如吾輩之見也修畢後余還推厥書則伯
吉曰擇之氏貴其書而不給何必固推置之為宜領相既見
其書又見明齋荅玄石書後細知魯西老先生内外處義之
明白與史局諸人相議後日登對時陳達榻前魯西夫人表
節旌門之意来傳於余矣後日筵中領相適有故不入而既
與之傳當故李尚書敏叙與諸人陳達竟為旌門此時重則
叙諸人終無一言外斥之意於此可以明知矣過五六年悵

川大起爭鬧之後懷川乃以此書謂明齋誣辱栗谷排斥權
金兩公指揮門徒製給通文無限詬辱上及魯西老先生畢
竟自疏托於朋友卞誣自上下問其曲折於政院則政院
啓曰奉朝賀宋時烈疏中權順長等事令有以無必死之義
為言云者未知何謂也政院考啓事命下矣臣等雖未知其
詳而槩聞尹拯所抵史局別紙中論及先其人事以為初無
可死之義又曰當初權金兩公亦隸在南門故與仙源同死
不然則無必死之義云〻夫所謂仙源即故相臣金尚容之
號也權即順長金即益兼也今此奉朝賀疏中所陳似指此
事而言矣敢啓政院啓辭有若直送史局者然余適在平康
官得見領相劄及政院啓辭大以為駭仍書于領相曰當初
見書時乃曰小無忌諱有何疑難使之入送史局過六年後

懷川怒於明齋提起此事百般搆揑之後乃以無嚴先賢羣小嘴矢等語斥之何前後所見之異耶則答曰厥書之来只聞其辭意未見其元書云云似忘其見書也其時伯吉為都承旨而啓辭如此故尤極駭異走書責之曰今自我所袖去而今日啓辭有若直送史局者然士君子告君之辭何不以直而今乃誣達耶答書渠以式暇退在家時他承旨未諳厥事曲折誤啓之致也余復走書曰若然則上疏陳其委折乃是事君以直之道也答以頃日政院之啓所謂抵史局云者并非不知失實欲為歷陳其曲折而以此陳疏亦涉孤單且於其事是非并既嫌不敢開口故欲待入對時善為措辭仍及緣臣妄傳於公廳畢竟紛閙之意而其後尚未入侍早晚當細陳云矣厥後終不一語槩緣畏憚懷川之致也其後余辭

歸責兩公則變乎色而嘿無一言 明村雜錄

栗谷以八山引咎而蔡振後疏以為自道盡之先人以江都事引咎而今乃以此為厥謗事適相類故引以為證而若其混並優劣之計則意慮之所不到也然區區本心雖如此而不謹慎如此悪得為無罪也至論權金二公事者蓋先人嘗記權公事有守在南門信地與金公定為死所之語妄意二公守在南門而仙源自焚之所亦在於此故得以同遂其志若適不當其處則其無必死之義亦或與先人同云爾非敢有意於議二公之死也而今論者亦以為罪云不勝恐悚 明齋

與趙得重書

先人之於先尊丈與金公平生恨不得同日而死而沒身誦義者也特以先人之意外被謗為私心之所痛故窃欲略布

先人不死之義不見略及於先尊丈與金公之事而語不敬
謹文未詳備使人被之以意外之言而無以自白其本心此
實不肖之罪萬殞難贖者也仍竊伏念先人之引咎不仕以
至終身此即當日同志共事之心也先尊丈與金公既以成
仁於前先人又復畢義於後志節一致幽明可質不肖妄意
此實天下之大信而古人所謂死者復生生者無愧者也彼
之必以先信負約為詆者亦何心哉明齋與權判書昱經書
今日侮蔑栗谷排斥權金之說偏於尹家而轉有落髮之誣
又斥三學士則義理絶滅無餘矣豈可以前日有所稱美而
不為之辭而闢之也屯菴集與李翊書
如無此漢則朱子於東方不得為亞聖而駋凶為真儒洪打
豕為天下義主而權金三學士為傷勇之人矣栗谷終不得

為吾道正脉而柳樱有阜之輩為正論之士矣七卷集与閔鼎重書
鑴之攻斥朱子而自立己説也舉世風靡愚不諒其瑣力以
死詆排而其於為鑴右袒者亦以血誠曉喻則大尹以為義
理無窮希仲豈全不是君言無乃勤加太甚乎愚不覺厲聲
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鑴是斯文之亂賊而公
助成如此公當先以黨與見治矣然未有回頭之意此則鑴
惡未著時事也其昏夜出入於楨枏以至庚子之肆凶甲寅
以後之悖惡只是次第事無足怪也大尹之逝在於庚子甲
寅間而其於鑴有似枯搦瑩觀於諸子受鑴莫意可見矣七卷

與金壽興書

自海外去來時聞黒水伏法謂賤孫曰士禍將益大於今日
矣曰何謂也曰此賊伸辨時禍必滔天而其伸辨必起於尼

矣愕然曰豈有是理曰雖不自已手裏爲之而密爲之張本矣其父平日於黑水不啻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其子之心以爲黑水爲君子然後其父乃爲君子也今日如此無惑也尤菴與金壽恒書

觀懷川晩年文字殆欲食人爲之廢書蹙頞嗟吁青天之下厚地之上無限廣濶安穩世界幽篁險路彼獨何樂而不爲疲哉夢囈集

魯丈之論鑴只以爲過越妄率誠未免待之太恕論之太輕而雖謂之衛道不嚴亦可也至於信惑其背朱之說而便成別人則似恐不至如此農巖與李喜朝書

懷川疏本不可忍見實不料其至於此極也世安有黨鑴而背朱子之人哉先人之不爲此童子亦知之安能以欺一世

耶不如一切任他以俟公議之自定耳明齋答羅良佐書

懷川之於先人終至於此極者非真在鑴也特執鑴以為疵病之資耳蓋先人平日忠告而責善者每切中其忌諱故曰鑴一事要以排抑先人使先人之言都歸於虛而自立於無過之地此其私意根柢也然自甲寅乙卯以後鑴事更無可言者而不肖以曰文字事前後往復畢陳無餘故自以為解釈而其後則不復以鑴為言矣甲子往復書始復提起曰以扶護二字作一題目直至今日始乃定為公案脫落前後事蹟只以己意揑出湊合前後使不知顛末者莫測端倪要以眩亂百世之是非此非特一時偶然所發也明齋答羅良佐書

借使宣擧果有黨鑴而不絕鑴之事則其黜必有所著不但空言而已往者鑴亦嘗得志其所以待尹氏者果如何而尹

氏之所以黨鑴者果何事也平日雖有妄認妄疑至此亦可以渙然矣（定齋集羅良佐疏）今時烈之疏則又若以己之斥鑴專在於擅改中庸註說又以宣舉為左中鑴毒有若宣舉尊奬鑴學率一世而投歸於鑴者然言固若是其任情而為之乎鑴之改註中庸為日已久從遊諸人孰不知之宣舉常以好新尚奇目鑴所以鑴戒其病者不啻諄復然其不以此相棄者亦不過愛其才而恕其妄耳不獨宣舉如此雖時烈之所以交鑴者亦然也時烈盖嘗指鑴為異端矣宣舉則又謂君畏鑴太過其言以為古之異端若陸九淵輩其才學皆過人鑴但僭越不足以當異端此即癸巳黄山舟中之語也其後戊戌己亥之間時烈入都與鑴往来無間於前至謂鑴英才不可不用力加推轂超資

迁擢實出於時烈秉銓之日不但不以為斯文之亂賊而不相棄絶而已也故時烈與人書曰愚於少時最與鑴親及見其吹索朱夫子凌駕東方先正之後則漸疑其所存時或相規則不啻冷聽然情意既深故荷其相處於朋友之後及喪禮以来所論幾於上變吾雖欲苟全舊誼而彼當絶之矣以故無事於絶而自絶矣據此則今所云以誣悖朱子之故忘身而斥鑴者已過其實又安有舍鑴而斥宣舉之事哉同上

時烈之於宣舉其交際果如何也爰自弱冠許以道義塤唱篪和汔於首白情好不可謂不篤矣今時烈年邵望尊巋然獨存宜若興懷舊友深追往好如諸葛之亮不忘元直州平朱熹之每思敬夫伯恭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方且欲與既骨之人計較彼我之得失信其不窮之辨濟其好勝

之私人固有以議之矣時烈之畜此不平豈止一朝一事而今日之事則徒潑於尹拯往復之書詆訾之醜上及於父怒人非已反罵人之父母者閭巷童孺之所恥未聞士大夫間曾有此風況於平生親友一生一死之際耶令人直欲掩耳而走也 同上

始以鑴誅一款勒成不絶之端而其心以為只以不絶鑴為罪則理猶弱而辭猶輕於是追提改定中庸之事添揷於其間以為從頭劈破之計乃曰鑴者斯文之亂賊而某也尤中其毒言絶不絶陰陽捭闔自托閑衛之重闢廓之嚴擠人於罔測之地而欲取中庸事與鑴誅一款揑合砌湊打成一斥夫鑴之改定中庸未知的在何年間而蓋壬辰年前也趂八資啓請為進善在戊戌年秉銓之時老先生棄後學在己酉

年而其前固無一言半辭詆讕於先生者而祭文中至有一
星砥柱等語再次送誄在於庚戌年三學士傳作於辛亥秋
而褒揚崇奬至於如此設令老先生中異端之毒為斯文之
罪人真如後日之云云則是當操戈急攻之不遺餘力何乃
自比於金蘭麗澤相待以勝友名賢耶況所謂斯文亂賊者
何乃越官方擺常例汲汲推引於待大賢之位耶言者乃云
被先生敦勸推薦不得已強從夫知其為斯文之亂賊而被
人敦勸強為拔擢則又將為何狀人耶或云魯西自言絶鐫
故尤翁初信其言見其奠而誄辭又如此始知其不絶故
攻斥魯西此蓋激於明齋之書夫老先生之絶鐫已著於前
後貽書事蹤表白彼我所共知特不似懷川之疾之已甚焉
耳設令初信其絶鐫後始覺其不絶而真以為斯文亂賊之

黨與則亦當登時下斥引義明責之不暇而乃反稱揚贊述
於為他人立傳之際至許以春秋之大義及至十餘年之久
論斥本源之書出而始乃撑拳噴血悖言醜罵都忘百年之
交義如復九世之深讐其發怒於此而逞憾於彼昭不可掩
盖明齋之書所以論斷者經中心原手脚盡露有大不堪處
故其觸發噴薄至於如此而且其疏中所謂為世道之憂至
引頌榮賀循事有若老先生從鑴而背朱子擧世之人又化於
於老先生尊慕鑴而舍棄朱子者然夫老先生之從鑴而背
朱子者何事一世之尊慕鑴者誰家而祖述鑴者何人耶至
於江都事尤不干於絶鑴一欵而忿懟之甚言不復擇徒知
目下詬辱之為快而不恤前後言行之相反設以江都事真
為士子失身之大端則其所關係不輕而重何乃一生推服

定為道義之交期待引重自比程張朱呂之契耶況其初誅之文是誰之作耶三學士傳是誰之撰耶夫何一星砥柱皭然不滓樹立卓然合春秋大義之人忽於身後二十年之後變作偷生失身之士耶（明村雜錄）

初懷川大怒指揮崔慎上疏無限搆誣玄石委書邀我使之下誣曰金獻納斗明可先陳亡師被誣臣不可出仕之義左右諸人詳問事實于尼山細々下破而先々生門下孤單湖南一道欽服先々生道德而甚不滿懷川若送一張書必齊聲以斥矣製疏則趙光甫有誠於嘗中相議製出似好矣仍曰金臺疏使白水采叔持来相議大疏時亦相議極好云々即依其指揮乃使子昂先疏去書酉峯問其事實則明齋荅書曰此實先人之一橫厄誰信此疏玄石所謂招朋引類大

舉以下云者誠未可知也云〻子昂以待余大䟽故未免踈略被世人草〻下誣之誚為余所誤心竊歎恨也懷川書于明齋大斥业慎又書于李相端夏斥慎無識無倫懷川外雖作道理說歸此等說話内懷憤怒愈往愈劇暗為指揮門徒一邊通文旁邑激動無賴輩使之陳䟽又製給李景華䟽無限醜辱猶未快於其心卒乃自䟽余乃往議于玄石則至誠資助其䟽下即走書于明齋兄弟則極力挽止曰下章之意鄙見猶不然依前無下為是揚山之論士昂之見未知其是也程子被孔文仲之斥而未聞程門諸人之上章朱子被偽學之斥而未聞朱門諸人之上章己卯靜菴之被謫也亦未聞靜菴門人之上章至牛栗門下始有之而重峯所執則實的見邦國之將亡而發憤盡忠不能已者不但為下誣已而

牛溪門下則皆壬寅削奪後事也然如申晲退黃秋浦諸人皆值可言之地而後發皆無自己去就之節非苟然而已豈古人皆不知為師卞誣致死之義而直寥寥如此耶且其為之也皆獨自為之未有如近日之招朋引類充數作氣之為也又曰此疏若上則彼愈加鬧士禍可立而待也後世而掌之責何以得免乎朱子之遇遯焚章豈畏禍哉寔恐無益而有害也累書力止茲不敢決徃議于玄石則劝之如前又欲訊于文谷婦兄徃見則文谷曰聞定山（農窩方為定山倅）為卞誣上来云然否余曰欲卞誣而明齋兄弟力止之豈有自下之理哉曰出示明齋三書文谷曰其疏所言皆曾所未聞之事君必聞之其虗實有無如何余細陳首尾誣揑之狀則曰唯唯曰言先治黨與之說曾攻金和順克亨之言也未聞以此攻

魯西也又曰己亥三月左齋與典醫監寓舍時吾往問尹鑴改註中庸章句即是異端何以為進善也乃答曰自是英才終不可棄也今據此說則舍鑴而斥魯西之說甚無據以此推之其他從可知也明齋之撓上雖是斟酌義理以吾所見言之其在門人之道何可不卞其誣乎余曰雖進卞疏政院將必不捧云不得登徹御覽似無益而欲使世人知其是非以為後日憑知之地耳文谷曰為魯西卞誣疏政院雖極怪異何可不捧乎余曰頃年有彼此疏勿捧之教故也文谷曰雖為明齋疏也過三年之後不必固守今日之疏乃為魯西卞誣何所據而不捧乎余曰陳疏則必被譴吾將何往為得耶文谷曰為魯西卞誣有何被罪之理乎余曰如余小官乃斥擧世所謂大老豈不被罪乎文谷曰此事不上朝廷余笑

曰如金盛大事舉朝奔波則今日明斥大老而能鎮定耶文谷曰必無此事余曰既卞誣而不被罪豈不大幸也哉翌朝又往謂昌協曰吾欲卞明師誣於今意如何昌協未及對文谷遽曰此事何可復問彼疏之無據甚何可不卞乎若外人聽之必謂我勸疏云矣然不可不卞昌協之論亦如此快意卞誣厥後製疏袖往示之則乃不見曰言與不言說話多端吾不欲干於其間余曰吾之所為之事兄主豈可不見況兄主為院長為曾西卞誣何可不質正於院長乎以此以彼兄主何可不見乎須見潤色以惠云則終不肯見矣余曰兄主必欲不見吾不敢強之矣但有一事此事決言如何文谷曰何事耶余曰已囿遺札也一種議論以為載此書則時論必奮然曰某丈之見如趙洪許尹諸人皆勸用云云必有不好

矣色余意則彼之執此大為魯西之病先發而出之以破時
議似當耶文谷曰載之為當若以甲寅以後趙洪許尹則時
論如此矣此甲寅以前者也於此可見魯丈平日純正明厚
之見也誰曰不可何可諱之耶載之為好云矣余曰又問曰
此疏若出朝廷紛紜兄主當之將何以處置耶文谷曰必不
上朝廷余曰兄主不深思而言之矣宋相既大怒搆誣如彼
慘酷吾之擧實明卞政中懷川之大病懷川必奮然噴血彼
門下諸人亦必大動矣兄主雖欲不上何能鎮之耶文谷笑
曰此事必不上朝廷矣余復曰卞誣而不獲罪則誠斯文之
幸然終不無事湖南飢荒特甚西北何往文谷曰為魯西卞
誣豈有罪逐之理乎何如是過慮耶盖文谷終不見疏者其
時使朴士元傳領相之意于知申事申琓以為捧疏之地矣

士元往傳之時朴泰晦適在座聽之即煩說于外人轉有唇舌故也伯吉台(李師命)每勸止曰兄為師門欲卞誣其意雖重然此是私事也聖明疑左齋大矣此疏若上必洞知左齋之釁過然則西人一敗南人入國事大誤而國將亡以私事亡人國可乎領相必卞之言吾不知也況復舉世皆知左疏之無據至於金重叔李擇之氏諸人於左齋至誠之人也猶以左疏為非有何可明之事乎且聞左疏初上 聖上覽未半而投地大咄嗟云此疏若上必生大事南人必然乘隙國勢之危可以占知止之為當後見疏草大驚曰必生事左力止矣以此〻台勸文谷與砥相使之顏達榻前俾令勿捧其日適往伯台(即伯吉台)寓所具判尹鎰氏自筵中直來傳之曰未知何人陳疏而左相盛陳防禁陳疏之意 上不答又陳不

答領相略陳不捧之意　上曰此事極難大老三朝舊臣尹其亦兩朝禮遇之臣何以取舍是非哉左相更陳則　上亦不答領相亦繼陳則　上曰大臣以起鬧爲憂有此陳白政院知悉勿捧云云余知伯台之所操矣故於具台座大責伯台則騂然不能對後仄洞諸金恐動文砥兩相更請覓疏登徹後明是非以罪之則兩相恐被懷川之責辱而才以勿捧陳白又達覓疏請罪舉措顛倒故兩相同往閔相家力勸爲疏閔相強從上劄　上批云日昨大臣之陳達實出於鎭定朝著之意似難更改矣卿其諒之茲未遂訃兩相請對縷縷陳達竟被罪竄既以將欲陳達使政院勿捧旋即又達覓疏竄谷以罪之其時舉措之駭異可勝言哉懷川氣焰此可知也噫此豈人意之所爲哉實係斯文之大變時運之興衰也

明村雜錄及與全呂翁書合錄

丁卯懷川疏入來鄉相以下皆言為子弟門生不可不辨明齋抵書極力止之吾輩不得越即陳卞者此也玄石自初論議峻截以為雖有無卞之教為子弟門生者何可晏然於師門被誣而不為之卞至對客言曰學尼山之道則世道誤矣文谷亦力主卞論大言于顯道及上章而時論大變大臣亦改所見至於請對罪之殊可笑也（趙加平所錄）

方為卞疏也持疏草欲議于軍場則祖能曰吾父子不可参涉以取懷川之疑謗終不欲見疏草（當初玄丈雖不製疏以草本據出後相議加損為約）余曰當初相望之意大乖矣或有措語未安之處頗略加點撿則玄丈略閱見之曰為師卞誣不知其過也疏草有中曰及於身死之後造為不可模捉之語成汝中曰此語懷川

必怒相議拔去而亦書及於玄丈矣荅書曰此語不必拔之
吾不知汝中所見云至送祖能來見呈疏矣其後聞玄丈與
懷人門荅則以為不見疏本云此不可知也同上
○玄石自前尊尚老先生心悅誠服矣懷川事出後常不快
於懷川而名位既重欲主公論不敢專非懷川而為兩非之
論或曰尼懷胥失而往復懷川欲為解紛之地乙丑彼又以
誣辱栗谷搆罪而恐動玄石必欲斥絕明翁玄丈曰以明齋
為斥栗谷之人人孰信之無據之大也同上
甲子懷川之誣辱上及玄丈曰今則明齋處義無難長者自
絕有何可論云而日久則每變其見金昌協謂其舅曰聞同
甫之言則玄丈扶懷川聞舅主之言則右尼山兩公皆非虛
言之人也無已則玄石必兩面說話也又聞玄丈每見懷人

則以吾輩之下疏為非云矣（同上）
〇鐫所改章句曾見於基厚家問曰此何等書曰某〻送此書于侄曰此說勝於朱子章句君亦錄而讀之可也云矣愚擲地曰何物尹鐫乃敢如此又大責渠曰汝此書果欲讀之乎曰若是則尹丈何故以牛溪之孫亦甚尊信也曰牛溪親子亦有附於仁弘者其外孫之尊信尹鐫何怪焉此侄從此不敢理前說未知其書今在何處（尤菴與李喜朝書）

来示所謂牛溪之孫亦叅其疏云（成至善叅於羅良佐下誣疏）愚則以為牛溪之孫故樂與其疏也其疏甚長非更僕不能盡也盖文元公先生自少以為栗谷牛溪若是班乎故大為坡門所怒及壬辰以後又不無所疑文元公文字不一而足美村請刪於文元公稿中門下諸人頗費商量矣獨君平力持以為不

可刪然光城兄弟則以為必惹大鬧昨於進御印本不載當載於別紙矣其源如此末流之懷襄於今日何足怪也美村嘗發憤言於文元先生轉成悖亂至批李惟謙頰於山堂則甚驗矣然李之子今背連山而為尹腹心可謂寒心矣同上

果以為侵辱沙溪老先生又批頰草廬云爾則魯西即慎齋門人鄉時慎老尚無恙侵辱其親而將何顏面出入其門慎老亦豈可容受辱親之人哉彼亦平日何嘗無一言攻斥而與之講道無間耶矧又批頰自是無識村漢酒後鬪鬨之習必欲加之於先生者蓋謗毀之至此而無復餘地矣當以時日記考之酒中侵斥畸翁草廬反侵渚浪魯西笑曰吾已妄言尤而效之反侵其父兄者尤非也云其時事大抵如斯而已言言而誣事事而搆唯意揑造古所謂誣人罔極者非謂

是耶（明村雜錄）

先生下書中有顧瞻今世惟同甫知我之教先生所以待區區者如此其至而區區於先生盛意之所存者若有一毫未知者則豈不亦有愧於先生之明乎（李喜朝上尤菴書）

所謂宋李問答其閃奸打訛有甚於門䟽殆不忍正視觀其問辭昵昵無非迎合其意而為之文飾間有或巧密處似是邪佞人物未知如何（明齋與朴泰輔書）

昨見玄石斥李喜朝則玄石答曰李喜朝以不忝門生䟽故被懷川之大責為解怒地有此質問之書而轉成此問答牛溪事喜朝元無所問而贅此剩語此非喜朝之罪也不可深責云（明村雜錄）

昨偶得懷川與黃江書又有曾所未聞知者古所謂千奇百

怪真此老之謂也此等書札偶或得見則輒有曾所未聞之語不知此外又有何等誣話也作為如許誣揑之說筆之於書以傳於其徒未知此禍何時已耶時運所關奈何明齋與羅良佐書

○所謂後洞即懷德宋奎昌所居村名也奎昌與尹鑴至親之間當乙卯以後南人執權之日出入鑴門甚密懷川在長鬐栫棘時聞其事心甚快痛庚申黜局之日奎昌迎拜懷川於中路則懷川大加辭色終不接待還家之後奎昌累造其門亦不引接矣親戚之間終不能絶故末梢乃乍接則奎昌自此頻設酒饌以進其怒稍解矣厥後懷川怒於明齋進人輒作誣揑之語奎昌領悟其意略記懷川所言之意以進則懷川乃悅之仍其記而增衍附益多作醜悖之言目曰後谷問答其實則懷川所作也明村雜錄

○鐫不但侵誣朱子至於孔子以爲不當諱其名與金重叔爭論於 上前至於論罷重叔而後已今其遺毒滋漫昨者朴大成至以誣辱孔子之說爲題試士於孔廟之前朴大成是尊慕美村之最者愚竊以爲其來歷有不可諱也尤菴與趙士達

示諭類題試亦一世變然其人素浮浪無識今日事或謂之妄發亦可矣亦豈遽曰此而上及於孔子欲以張尹之勢如下教之云耶蓋侵攻朱子猶不敢况敢侵攻孔子而可以張其勢耶時輩雖甚無狀似不至於此矣農巖與尤菴書

○宋相平生所執者以排尹鐫爲大節目尊明朝爲大義理以此事或關於排鐫則雖世所稱儒宗平生許以爲道義交如尹執義者嚴辭峻斥不少饒貸而晦谷之斥尹鐫在於宋相當身之右以事理計之固當負荊詣門乞罪於晦谷之不曺漢英

暇而非但身不見貸反疾惡之甚於私營事或関於尊明朝

則雖以禁立溺之閔汝老以一畨不舉於政目所退吏判曾在

顯廟朝閔汝老以少時有所和疏通清為臺諫出立溺禁亂一時傳笑李台慶徽吏判時久不擬望左相以李台全昧義

理不扶氣節陵所之晦谷之雪霅三年比之汝老寂寥危言不啻泰山

與徵塵而晦谷亦不得以此得宋相一毫之見容以此論之

宋相平生執以為愛憎本不在於尹鑴之所不所明朝之尊

不尊可知也葉泉集

宋尹之爭雖多端俱有引而未發者一曰懷川自謂見誣鑴

朱子忘身所之然吹噓稱奬又在誣朱之後是特激於禮論

而暇借聲罪耳一曰魯西未嘗絕鑴實尊信而受護之也而

說皆未為不是也何者懷川始見鑴起後生聲譽洋溢殆掩

已而先也己心害之矣只以身為士林領袖彼又無過失經

閑而逆折之非所以示一世也於是謬為好貌屈節而交之雖引喻蘭蕙比隆伯夷是何嘗一日忘推擠也哉時有不可姑伺之耳及其註中庸始躍然而喜謂奇貨可居徵以語人試其當否皆無以為大罪者既不效矣彼使彼起其異同非訐之得者也於是起八資擢進善矣請不改文案直決山訟矣擺脫格例優異其事者極矣皆所以彌縫罅隙使彼坦然無纖芥之滯也而其處心積慮益危且急矣及已亥之事始揚言張目而斥之猶懼其不濟也及許之疏元之劉海尹之疏出於是起而呼曰讒人也亂賊也人無能難之矣雖不忼者直謂見其改己而怒也不知數十年憧憧往來胸臆者至是而豁如也若魯西之於鑴異乎是矣始而喜其英才敏識絶出等夷卒而惜其輕心浮氣竟至蹉跌其喜也好德之彝

也其惜也念舊之篤也若末路之貪慾報復不及見之矣所謂尊信愛護自庚申後觀之誠為不吉之題目求之當日事情故舊無大故不棄之義所處可見矣（夢囈集）

○丙子公以左相赴燕臨行與領相金壽恒議定以西河李公（敏叙）卜相出疆後懷川送書於領相薦砥平李判書（端夏）領相不敢違排單卜砥平於原任之下蓋並卜西河則或恐砥平之不得受點也公還朝知國事無可為固辭揆位（晦隱集華泉遺事）金錫昌緝嘗來見曰今朝家親承牌入闕蓋為卜相也余問誰為之耶昌緝曰西河李尚書完定以入矣余謂昌緝曰汝誤知矣余聞懷川薦李尚書端夏此人當為之昌緝駭然曰家親今則決意卜相於西河矣何有此耶余曰汝歸見政事則可知也厥後得見政目則果李端夏為相矣非但卜相出

其手也弘文録年少通清翰林薦皆請問于懷川得其諾而後為之身處山林貪權樂勢黜陟與奪惟意所欲氣焰薰天豈有如此而免禍哉人言遥執朝權濁亂朝廷者果不虛傳矣其後得見曽西老先生書札則大戒此等事曰身在朝則當與知朝廷事可矣以此亦累戒草廬由玆見忤者亦多矣懷川與鑴若聽老先生之言則懷川豈被禍鑴何至於罪死也懷川與鑴終始忿忤末梢搆誣彼此一轍良可歎也明村雜録

○李西河敏叙嘗曰尤翁氣力可謂當之者碎觸之者靡此豈可久之道晦隱集

○其叔父来說前月書極稱其主姑慈愛至於諸庶姑皆以誠心相待云若是則諸婦人庶其免矣大槩無他說話只曰不能齊家則吾執其咎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則踈密

命也至於死不以禮則死者罪也尤菴集甲辰與宋時杰書
繼汝者不得其人去冬還値凶變壞我門户且令汝諸兒復
襲衰麻此則過實在我悔將何及尤菴集祭子婦文
往楊山與朴恭殷同宿恭殷曰向日具時經來見家親傳尤
齋誣其亡婦之言曰其婦柳氏處子時失行此言漸播故投
河而死云柳氏連家細知其行吾從祖姑夫柳燕岐丈有弟
早死無子只有遺腹女其家愛重必欲得可率之婿尤齋聞
此處子之佳力求婚於柳岐燕岐燕不敢辭強從之其寡嫂
則不欲而不能違及成婚終不得志於舅家何責萬端年少
婦女不能堪果投河死而情甚矜憐其母氏因哀傷不及小
祥而死身沒後又被意外惡名世間寧復有如許哀痛事耶

癸亥春　聖上痘候時懷川上来與玄石相較至作香同問

荅而歸余不出見是冬　國恤又上来留良才村舍咫尺不見似有形迹之嫌往訪寓舍其弟高陽倅時杰在座宋疇錫亦在傍寒暄後高陽起出懷川遽謂余曰左右聞亡子婦之投河之由乎余曰侍生自是外人有何所聞耶再三強問曰豈無所聞須勿諱言之余曰曽聞宋炳夏之言以妬忌致此云矣懷川曰炳夏亦是外人豈得細知當初求婚時遠他人家不能細知而結親矣厥後處子時有變之言稍〻傳播故投水矣余聞此說不覺寒粟遍体傍見疇錫之面亦低頭矣以此不忍留宿即辭而還金甥昌恢適来余傳此言則昌恢亦驚駭曰叔九終始在座而聽之耶曰然昌恢反叱疇錫曰無狀矣何忍坐而聽之耶余曰何以獨責叔九耶且曰懷川之

語聲徵吾豈誤聞以病為變耶昌協曰舅氏豈有誤聞之理
若曰兒時有病云爾則豈有投河之死哉玄石所傳果與余
所親聞者同也 同上
甲戌金昌協訪余話間余曰人有其子婦身沒後誣證其淫
行其人何如耶昌協曰世豈有如許悖惡人哉余笑曰君已
忘之耶向來懷川有此事昌協低首黙然 同上
○戊申懷川大拜入都余往尋則賓客滿堂懷川謂滿座曰
尹孝全家與月沙宅隔墻月沙宅一蒼頭每夜踰墻而去淫
奸孝全妻當時人言籍籍余聞此心語曰何人以如此言乃
達於長者耶耳此丈與鑴既成釁隙今以此言人亦似非便
心窃疑之厥後余見李副學端相於館洞本家從容言語之
際問及此事則李丈愀然曰吾亦聞尤相此言而窃疑之問

諸老奴則曰元無此事亦不聞此言之流傳云若果實有此事而當時籍籍則豈有吾家獨不聞知者而況奴輩亦無聞耶未知何許人做此無狀語聞於長者耶長者雖聞此言傳語衆會中實非平日所望者云當初則余亦以為或人傳語於懷川矣到今視之則無事之實無根之言輒做作以誣人惟意所欲此言亦必懷川白地做出之言也鑴雖凶人何可自作淫悪之言勒加其母欲洩其詧恨之心哉 同上

謹按明村雜錄多記懷川事而其間傳聞之語雖不可盡信若其子婦事孝全妻等事是明村之自謂親聽者而又以李公端相朴公泰殷之言為之證此在兩婦人寔白地誣語而惟懷川言之人無從他處傳聞者故明村直歸之於懷川之做出而懷川言行雖多可疑處亦豈忍做出此

等滛惡之言乎旁全妻尚不可誣況其子婦乎然若非懷川之發諸口者則必是明村之做此以誣懷川者而余於少時得見明村文華雖不足而頗真慤似非做出如此言者嘗謂非有照魔鏡無以覷破其情宗頃者尹進善士正来見話間偶及此事渠言昔拜明村猝問蒼頭之說心甚驚駭歸以告于祖父祖父不答時日暮不見顏色意謂祖父或不聞又再告之祖父曰已聞之矣毋復言徐又曰是必又聞於顯道矣余曰祖父曾未聞之乎曰曽聞之矣又稟曰聞於何處乎曰昔者懷川說此語余駭之復於懷川曰此非門下之所當傳者懷川遽曰獨於君言之豈復傳傳於人也當時雖歎懷川之不慎樞機而亦豈知復傳於顯道輩也其後趙重峯後孫得罪懷川懷川又倡此等說

使其人見廢此亦只出於懷川而人無聞者烏得免顯道
之疑也仍嗟咄久之云然則此非明村之自做而明是聞
於懷川者也靜觀之於懷川素有家契深誠以其處頻之
心歸家盤問知其虛因則想必有反復於懷川者而猶不
能止其言後復言於明齋言於明村且不嫌衆會而公言
之是誠何如哉然明村亦何必傳之後生又書之文字必
欲暴揚而後已也視諸明翁之獨自嗟咄於家間者豈不
有愧耶

○莫重綱常之獄聽來寒心固欲遠避之不暇何故自為元
隻既言之訟官及臬司又登諸疏章有若為天倫訟冤者耶
昔以河宗萼家事退溪先生甚訶南冥之必欲深治至毀李
楨之家舍頗有謗語以致兩門乖忤至於仁弘之詬詈而極

矣此無論河獄究嫉何爲兩賢得失懸矣今来書乃反引退溪自為證援何也

打愚所處雖未善要之出於嫉惡之心只緣曾有攻尹之書衆怒如火竟至於此觀此大色豈但甘心於一打愚而止哉嶺海之間將不落莫矣豈駟江死之鬼風力可畏耶抑其祖述者咸勢薰天而然耶大槩天生駟尹吝如龍斃氣數何可違也

尤菴與黃世禎書

